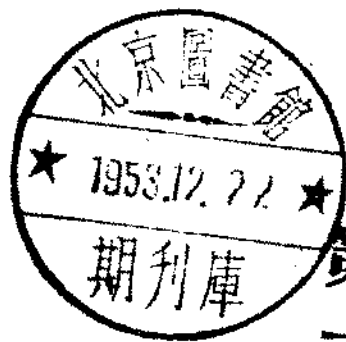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嚶嚶書屋出版

第一卷 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第十四期



南華文苑

汪精衛題



請閱鐵路叢刊

意

欲明瞭中國國有鐵路各情者

注

北寧線鐵路月刊	北寧鐵路管理局	每三個月九角 全年三元
平漢線鐵路月刊	國民政府鐵道部平漢路管理委員會	每冊四角 全年二元
正太線鐵路月刊	正太鐵路總管理處	每冊二角 全年二元
膠濟線鐵路月刊	膠濟鐵路管理局	每冊三角 全年三元
廣韶線鐵路月刊	粵漢鐵路廣韶段管理局	每冊二角 全年二元
津浦線鐵路月刊	津浦鐵路管理委員會	每冊三角 全年三元
京滬滬杭甬鐵路月刊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	每冊三角 全年三元
瀋海鐵路月刊	瀋海鐵路公司總務處	每冊四角 全年四元
隴海鐵路潼西工程月刊	隴海鐵路潼西段工程局總務課	每冊二角 全年二元
平綏線鐵路旬刊	平綏鐵路管理局	每冊一角 每月三角 全年三元
隴海鐵路週刊	隴海鐵路管理局	每冊五分 全年二元
北寧公報日刊	北寧鐵路管理局	每份每月三角 全年三元
京滬滬杭甬鐵路日刊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	每份三分 全年二元六角
津浦日刊	津浦鐵路管理委員會	每份七分 全年二元六角
平漢日刊	平漢鐵路管理局	每份每月三角 全年三元
膠濟日刊	膠濟鐵路管理局	每份每月三角 全年三元

南華文藝

第一卷第十四號

南華文藝 第一卷 第十四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目錄

插

佛像二幅（廬山大林寺展覽會出品）	蔣彞作
致候秋塘夫子（參看二十九頁）	雲貞作
可惜慶稿	閔孝吉作
愀然無語（曾仲鳴肖像）	方君璧作

憶里昂

大學生的自尋出路

曾仲鳴（五一九）

比利時之革命文獻

明清史料的展覽

春 苦（九——）

摸索

高 魯（一〇——）

「清涼解暑」文抄

關笑令（十六首）

魯 魯（二三——）

天龍山石窟之造工及其製作年代

友誼得純潔而飽滿

樂 山（二九——）

啞 農（三〇——）

楊志章（三二——）

孫福熙（三三——）

詩歌

南國的棉襖

彭榮楨

(四〇—四一)

一幕喜劇(俄國柴霍甫原著)

何德明譯

(四二—四四)

民族學集錦

鍾敬文等

(四四—四六)

心痕

乙 丁

(四六—四八)

我祇是跑

陳守梅

(四八—四九)

回教徒怎樣不吃豬底肉

婁子匡

(四九—五〇)

巴黎沙龍，五十週年

岳 崙

(五〇—五一)

沙巴德先生像

岳 崙

(五一—五二)

假使我在這時候死了

曾今可

(五二—五三)

南華評論第三期

柏生等

(五三—五五)

廬山避暑

孫福熙

(五五—五六)

廬山真面目

春 苔

(五六—五七)

革命文藝——民主文藝——文藝政策

梅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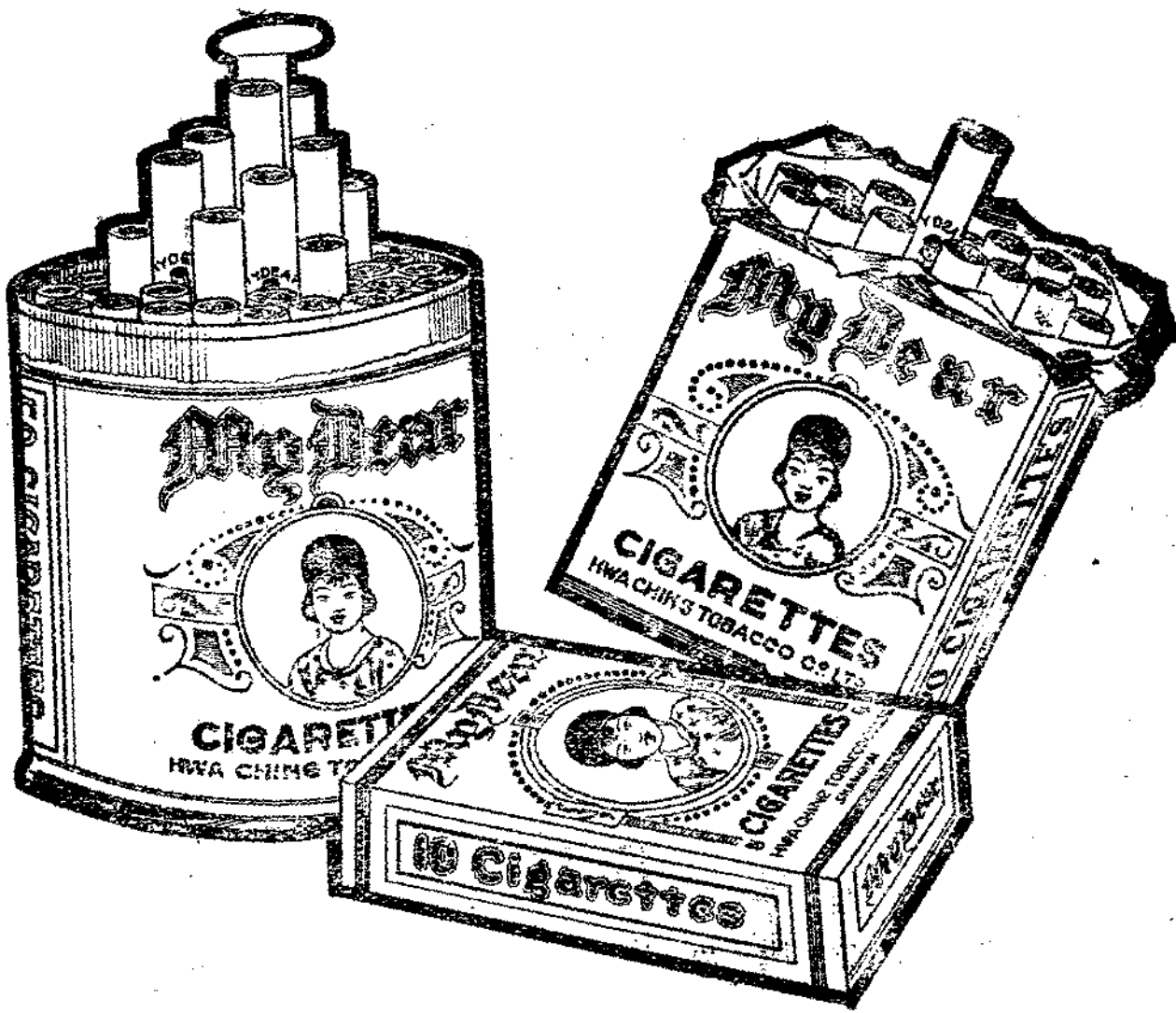
(五七—五八)

嚶嚶書屋出版

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二五號

美麗牌香煙

無麗不臻



有美皆備

中國上海華成煙公司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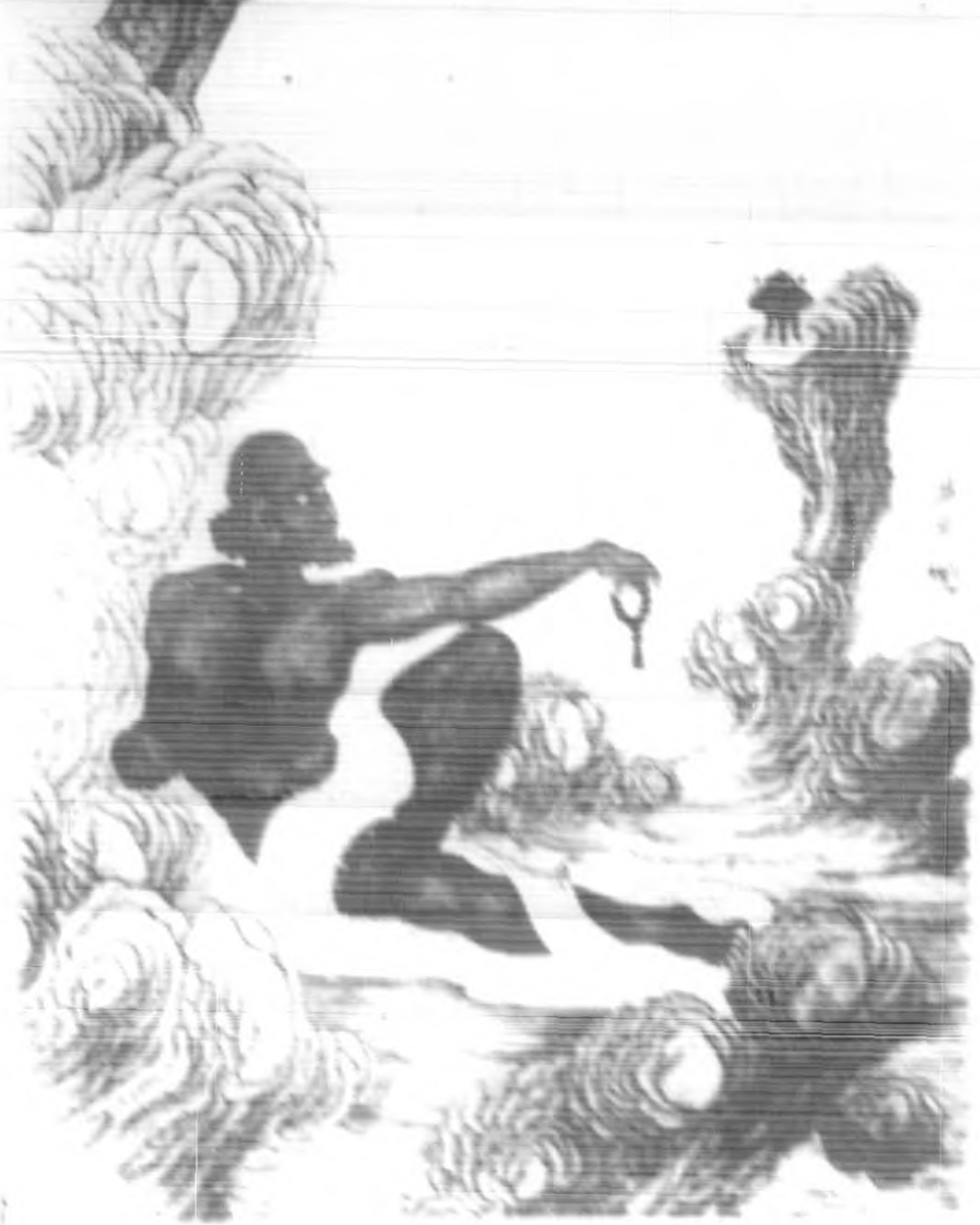


佛像二幅（廬山大林寺藏物會出品）

梅嶽作



其時秋景

妾雲貞端肅敬禮再拜致候

秋塘夫子。妾履憶自楓亭分手，俚指幾十年矣。遠塞風烟空幃，歲月個中滋味，領畧互同。然侍慈母之晨昏，撫兒女以懽笑，貞雖隱憂耿耿，尚有片物寬慰之時，獨念

夫子隻身孤戍，依人作計，誰與言歡。問煖噓寒，窺饑

探渴涼涼，踽踽不知消受幾許。凄其貞雖不能縱萬里之身而清夢離魂，心實通為想到。恩君十二九折迴腸，此語夫詎欺哉。九年中七奉手札，僅能寄復三函，使固字連筆尤難，舊零詞片語未足以慰

雙擘之眇眇也。前歲端陽後一日，得一家信于四

命處，未久送書之日，適貞抱病之時，投遞參差，幾成不測。幸蓮姐解人覩破，一時遮護，支吾適被口角眉端搭搨，過去傷寒瀕急之症，反覺冷汗泠泠，二豎頓然告退。伏枕細讀，感慰悲歡少頃。母親持書榻畔笑而語貞云：錦兒脫罪，編氓歸期可望，來泉愧悔無聊。想已折磨後改，我今却也憐他矣。是皆

讀汪季新先生詩世不...

嶺南入主亂天綱...

下孫盡龍種羣起...

先生躬披大象志...

漢身吞方敢自怡...

當一擊未中原天...

出揚胡兒表胆天...

張子房疎眉眉秀...

甲兵胸所藏又...

離骨肉每毒辜腸...

夢朕身閱險感寤...

在夢廓注來厲...

詩願展濟南曲...

長襟踪所至大...

東坡為東過都...

恭讀幽溫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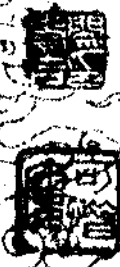
州甚鄉安石...

即金身...

半所嗟...

四海蒼生...

焉而望...



稿慶惜可

吉孝閱



畫璧君方

(像肖鳴仲曾)語無然愀

憶里昂

曾仲鳴

幾片白帆染着晚霞，三兩海鷗追隨船尾依依不去，同舟的友人指着天涯盡處一線明滅的遠山而對我說：

「那裏是你的家鄉了！」

我默然無語……許久……許久……

「是的，現在舟過福州的海口了。」

家鄉！我的家鄉！我對你還有什麼可留戀呵！我的母親，我所最親愛的母親，已經不在那裏了！我不敢再回去家鄉了，我更不敢再想念家鄉了。我若回去家鄉，我見不到我的母親，我的心中將如何悲痛。我一想念家鄉，我就想念到我的母親。唉，母親呵，你爲什麼拋下了我們而逝去？我自離家鄉留學外邦，十數年中間，只得回閩省親一次，與我的母親只獲七八日的相聚，忽又匆匆的別母親棄家而遠行。……唉，隨風低徊，浪花飛來與孩兒的眼淚相混了。

此次在上海，小方從書中檢出一張賀年片，上面畫

一天真漫爛的小孩，這張賀年片，是一九二四年的元旦兩黃兩方寄給我的。那時候我們都在里昂，她們說我快快的生一兒子，所以選擇一個小孩寄來。我接到之後便在片上寫道「這是我的兒子如駿」。如今重看，相隔已經七八年了。

我的兒子果然出世了，他現在纔有兩個月，他食飽了，睡夠了，往往一個人獨自微笑，多麼好玩呵！然而偶受了風，生了病，長哭不止，不曉得他究竟得病在那部分，真叫人急煞。君璧睡不安食不飽的看護他，依然不能使他日漸強健。我這幾時奔走滬港廣州之間，在家的日子少，不能爲君璧分擔勞苦，但有時在家見着小孩病了，實覺得憂悶，我至是始知爲母親的劬勞恩深。我抱我的兒子，我更追憶我的母親；我的母親養我教我以至於成人，她的精神，她的身體，不知受了多少的苦痛呢！母親愛兒子只有犧牲，母親的愛真是世間最高尚的愛了。

里昂許多女學生中，有一位姓勞的，被同學尊為「女皇帝」，中法大學許多女學生中，有一位姓黃的，被同學尊為「皇后」。都以美稱。如今「女皇帝」已經下嫁了，「皇后」亦已回國，不久或將離去她的許多小百姓麼？還有一位嬌小的許小姐，一到中法大學的宿舍，無數的男同學，就開了窗，引頸下望，好像向籠籠的許多白鴿，伸頭探看天色一般，真有趣味。

一個驢子——不對……不對了，是一位男學生，長長的面孔，闊闊的大口，一排粗牙，一雙小眼，狀如驢子，所以大家不約而同加他以此綽號——他天天追着「皇后」，上課的時候，「皇后」在前列，他就坐在後面。有時不知道在那一間咖啡館飲了幾杯葡萄酒，飲壯了膽，竟敢寫了一封情書寄給「皇后」，「皇后」氣極，把原函帶至課堂拋還給他，他掩面大哭。「驢子單思病」幾幾乎全城的中國人都知道了。

「貓」來了！「貓」來了！

「貓」是一位怪人陳某的綽號，他最愛食魚，所以得了這稱呼。他一上飯桌不管同桌的人齊了沒有，就先動筷子選擇自己喜歡吃的菜肴，大食特食。同學怕了他，沒有人肯同他一桌子食飯，東驅西趕，只好由職員們接受，請他和職員一桌食飯。

每人一個月只有一百二十佛郎的膳費，法國的生活代價又那樣昂貴，食魚就好像我國的農民食鷄鴨一般，一星期中至多只有一次。遇着食魚的日子，「貓」必定站在飯堂的門口等候，等門一開，「貓」就跑進去。「貓」一跑進去，我們就倒霉了，我們來時，持着一碗白飯，欲笑不能，欲哭不可，只有對魚骨而痛心了。

看門的老修，在中法大學修理校舍的時候就來了，所以後來古恆要他回國，他就大罵道：

「你們是什麼創辦人，中法大學的功臣只有我和白那克！」

白那克是一隻黑狗的名稱，凡是中國人不管他是不是

中法大學的學生，一進了校舍，它就搖尾追隨；若是法國人呢，就是什麼校董或是什麼會計，它一見到就狂吠，尤其其是古恆，他的舊外套有一回幾幾乎給白那克抓破呢。

白那克並非由中國帶去的。

老修常常說：

「鬼是隨地都有的，中國鬼固然可怕，外國的鬼又高又大，往往長鬚禿頭，也異常難看？……不過你要曉得我是中法大學的開國元勳，所以校舍中的外國鬼都要和我講交情，不來打擾我呢。」

食完了晚餐，在船面的煙室：對着一杯咖啡和一盞白力德丁酒……我即刻想到那個「酒鬼」。「酒鬼」雖是一位教員，然而他的身上奇臭不可聞，他上堂教法文的時候，學生們常掩鼻聽講，女學生更受不了。……我因里昂天氣不好，冬天多霧，買了一瓶白力德丁酒，藏在書櫃的後面。有一天，「酒鬼」來到我的辦公室，我請他飲了兩杯，自從那回起，我的酒漸漸的減少了，我大奇怪，細細的

探查，終查不出原由。某日。我到校的時間比平常早半小時，我正推門進辦公室，那位「酒鬼」立在室中，左手持杯，右手持瓶……他見我來，大為恐慌。我見他那種踉蹌的情狀，倒覺不安，只好對他說：

「請你隨便飲罷」。

沒有幾久，「酒鬼」竟因飲酒過多而暴卒了。他的妻子還時到中法大學求我們幫助款項，直至後來那位太太得了一間大屋看門的地位，始無消息了。

法國的老教授守舊頑固的情況，有時真非我們意料所及的。古恆在里昂大學教法國學生讀中文，竟以滿清的上諭為課本。每遇中國的教育部長或大官來里昂參觀中法大學時，他必問中國學生道：

「我應該稱他做大人麼？」

有一個頑皮的學生對他說：「應該還要三跪九叩呢」他遲疑，遲疑了許久，終沒有行三跪九叩的禮，可惜可惜。

古恆的辦公室有一位美妙的女書記，許多中國學生每日都去拜訪古恆，到底是和古恆親熱呢，還是……古恆不在辦公室的時候，中國學生在他的辦公室等候，或和女書記閒談的人數尤為可觀。美妙的女書記竟如磁石一樣可以吸取許多的鐵片。

勤工儉學生被法國警察從中法大學押送回國之夜，石獲託我保出幾個人，那幾個人出來後知道係被人保出的，重歸回去警察廳，和大家一齊回國。那種氣概真可敬佩。

中法大學的學生，是民國十年九月底到里昂的，因為發生押送勤工儉學生回國的風潮，所以那年的國慶沒有公開的舉行。

十一年的國慶很熱鬧，法國人來參加的有千餘，見着我們就說：

「今日是中國的七月十四日了。」

十二年的國慶也很熱鬧，並在校舍開了一個美術展覽會。

十三年的國慶因為國中內戰正烈，沒有慶祝，那年的

冬末我離里昂而歸國了。

我一見船上皓首白鬚的法國旅客，我就記到里昂中法大學的老會計范智黎（Vindrinef）。他是退職的小官吏，因為養老金不足維持生活，家中又有病廢的老妻，所以不能不早起暮歸的出來工作。他每月的薪水只有五百佛郎，但他得着這五百佛郎的額外進款，已經心滿意足，勤謹從事。我有時覺得他年老可憐，特別的優待他，將我所有的書報任他帶回閱讀。他最不服氣的是人家說他老了不能做事，他有時從衣袋中取出一張前三十年所攝的舊相給我觀看。

「唉多少強健呢！」他很驕傲的對我說。他在中法大學年餘，逐日衰頹下去，他每每對我道：

「我等到我的老妻死了，將家中的器具變賣了，我就帶着所有的銀錢進養老院去過此殘年。」

唉，這就是人生！我每想着范智黎，我就愴然！他如今久已不在中法大學了，他還是在養老院呢，還是守着破屋與他的病妻相對而又相憐呢。然而我恐怕他已不在人世

了。

塞斯彭！塞斯彭！

凡是住過中法大學的一定沒有忘記這聲音。人的記憶力是非常奇怪的，往往一件小小的事情會永遠的繞纏於腦海。

裏的儂影，使失戀的人們傷心，使遠別愛人的人們愁悶，使得得意的情侶表同情。

清晨起來坐綠陰下，鳥聲唧唧，如奏歌曲。避人的悽侶，已在幽徑並頭細語，里昂的春景是最引人留戀的。中法大學山上的春景，更會引人悠然神往。

廿一，一，十二，舟次。

夕陽西下，小岡上整對的男女同學在那裏散步，薄煙

大學生的自尋出路

春 苦

北平有兩個大學生，他們不想做官發財，也不想游手偷閑。他們就在北平做生意，自己背了背包，不辭辛苦，不畏羞媿，到各地方去兜售。

他們以大學生所應有的道德與智識，做起生意來，絕對與無知商民不同，他們不討虛價，不售假貨，不爽期約，不失信用，所以漸漸的生意好起來了。到現在，他們開了一個公司，完全從這樣的背包所生的利息，已經有一萬多了。

然而他們至今還是自己背包去兜售，還是不討虛價，不售假貨，不爽期約，不失信用。

比利時之革命文獻

高 魯

博愛自由平等三名詞、自法蘭西共和告成而傳遍世界、最近兩世紀中、歐洲列國受此思想之影響者、頗為普及、其間一國、與法蘭西地理上疆域最為接近、性情上愛好亦能相同者、莫如比利時、比國吸收新思想、關於革命運動、行之最先、黨人中與法國團結者、當推黎業斯(Liessens)一城、兩地民族、互相諒解、互相庇蔭、互相掙扎、在歷史中有不可忘之紀念、惜知之者鮮、因擇其一二譯而表之、

比國革命有翁克派(Vanokistes)、以翁克(Voerk)為領袖、聚集愛國敢死之士、由翁德麥舒(Von der mersch)

將軍統率之、而翁克則自為報館經理、主編帕榜遜(Prabandson)民衆日報、藉以宣傳、用為推翻奧國駐比之約瑟二世(Joseph II)云、時在一七八九年翁德麥舒將軍、奉命出發、於十月廿三日、開始作戰、十一月十七日占領慧(Ouden)城、同日並會師於那妙爾(Namur)、奧兵聞信、棄城而逃、比京即於十八日收復、時人稱翁將軍為比國之華盛頓、當年歌頌名將之詩、載籍多有、其載在一七八九—一七九〇比利時革命一書中者、節譯如下、是書在倫敦書舖一九二五年出版、

詩一

Carthage dans Annibal eut un chef héroïqu,	亞尼巴白成名將
Rome eut dans Fabius un guerrier politique,	發比歐且握政權
Washington surpassa ces deux chefs à la fois,	華盛頓超越二人
Et Van der Mersch nous les offre tous trois,	翁德麥舒兼此三者

黎業斯人、因革命而流徙者、其困苦艱難之况、載在報章、多可泣可歌之作、市長發伯萊 (Falaris)、因革命以後、內政不能修明、與行政者不合、避地而居、獨身旅行、資斧無着、其怨望之詞、可於致其友人書中見之、「行旅之費、其昂無比、雖以六九之身受此長途跋涉、不敢自怨自艾、但願祖國長獲自由、家人安然無恙足矣」、同時

有李列耶 Royer 君、為黨人之長於文學者、不耐流徙獨住之苦、於一七九一年四月、由巴黎 (Paris) 遷居郭郎 (Colonge)、依其妻丈為生、未受戚友之歡迎、不久妻斃、彼亦因行旅困頓、思整理往日著作、備而為生、終於不果、其明年五月、卒於德之邊境、讀其詩者、可以知其哀怨焉、

詩二

Dieux! du bonheur qui nous rassemble,
Ah! Laissez - nous long temps Jouir,
Ou s'il faut cesser d'être ensemble,
Ensemble, laissez - nous mourir!

天啊！人生聚合真幸福
嗚呼！誰能長享這安樂
或是彼此皆分離
情願待斃仍團結

比利時雖於一七八九年、暫時脫離奧國之羈絆、繼而復受荷蘭之壓迫、至一八三〇年後、荷蘭統治始獲推翻、

其間經過多數志士之奔走、茲錄黎業斯大學圖書所存、一八三〇年黨人所唱國調、其憤慨亢爽可得而知之、

詩三

Chant Belge
I Oui trop longtemps, un pouvoir tyrannique,
A comprimé l'Élan de l'Univers;
L'heure est Sonnée, la vengeance est publique,

很長久的 專制威權
世界潮流 受你壓迫
時不再令共復仇

Enfin l'Europe a rejeté, ses fers,
Ees rois haineux l'édieuse alliance,
Fai ons regner partout l'égalité,
Peuples, n'avez-él la Belgique et la France
Vous conduiront tous à la liberté.

全歐從此兵器銷
帝國失去聯合性
各地都成平等區
前進兮法比的民衆
引導汝得到了自由

II Belges Français, les fastes de l'histoire
Signaleront nos exploits glorieux.
Soy, na amis, volez à la victoire,
Frappez à la mort les tyrans furieux,
Braves soldats du drapeau tricolore,
De Waterloo vous serez les vengeurs.
Viennet Berlin Vous reverront erceus,
Tout flichira devant les trois couleurs. (bis)

回顧法比民族史
光榮事業待宣揚
聯合奮飛戰必勝
專制魔王判死刑
三色國旗壯士扶
復仇來到滑鐵盧
德京奧京如再見
望風屈伏在吾前

III Noble Belgique, O fille de la France;
Tu far agrer sa gloire et ses travaux,
Tends-lui les bras sprès quinze ans d'absence,

比國英賢法所親
分工合作何等榮
十五年來離與合

Et vous s'arrête, naisez vos drapeau.	願有健兒大難堪
Blanchez-vous phalanges immortelles	率爾敢死義勇隊
Faites des rois mentir l'impunité	洗雪帝王不潔身
Grandez canon du Paris et de Bruxelles	法比二京砲聲震
Que l'univers marche à la liberté. (bis)	世界自由猛進時

明清史料的展覽

魯魯

日前北平中山公園水榭開一個展覽會，陳列明初以至清末的史跡，這是李氏的歷代家藏，其先祖岐陽王為明初大臣，朱元璋的姻戚，隨明太祖戰爭立功，故賜賚甚多，有御筆手跡多種，各種材料，在藝術上歷史上，均有很大的價值。

滿清入關。李氏降清，仍世代為官，於是又歷代有所收藏。四百年來沒有間斷，沒有散失，實在可算難得。

這個展覽會在北平開會完畢，今將移至天津，再行展覽一次。

摸索

蠢然

五

太陽還沒有完全沉沒，路燈已經發出可憐的光來等着，像一個偉人才透露下野的消息各處的小政客們就希望什麼似地活動起來的樣子。一種使人底腦昏迷的炊烟在人家瓦上直冒。蘋果色的天空中有一羣烏鴉叫着飛過，還有一朵不很大的好看的白雲停着，遠遠地有一些紅色的露出半身人家簷頭。小學生口中吃着東西走過。

屢次想到姬其相家去，往往會那樣徒然想了幾個星期終於還沒有去的。有時在她家門前走過，也不會順便轉一個灣的，屢次都似乎是不應該去不能去那麽一種考慮使他變成了殭屍般的動物的。現在，不知不覺地，又走近了，却又踟躕起來，脚步放慢了些，偶然也略停那麼一停。末了，決定回頭再走，却又沒有向後轉。漸漸地更近了；漸漸地看得見了；漸漸地到了。這一次還是沒有進去，像

普通的行人那樣，昂頭直走了過去。走過了，又覺得似乎應該去轉一轉似的；而終於又不曾真地回轉去。心裏亂想着，似乎新開了一月百貨公司。

不知爲什麼又走到湖濱公園來。太陽已經不見，西面有一部分天是明亮的湖色的，霞變成了不光滑的紫銅色，水星已經起來眨着眼睛。遠處都是模糊的烟，樹木房屋也都被逼得非胡塗不可。有幾條船靠攏岸來，一個船夫求乞似地要求加酒錢，小姐們用一種尖銳而流利的聲音拒絕着。樹一動都不動，像等情人的優子。偶然還有一二隻黑色的鳥一聲不响地飛過。電燈驕傲地在人頭上亮着了。有兩個人本來在那裏起勁地爭論些什麼，現在都不响了，得勝的挺直頸項得意地看四面的人，失敗的低了頭細細地看地上的泥和草，並且用脚尖撥着潮着，像要在沒人注意的細小的地方將逃掉的真理尋轉來的一般。

呆了一會，順手在一株桃樹上摘下一張青色的嫩葉來

，轉了個轉看了看，並且還在上面刻上了五六個指甲痕，從那裏有一種不多的略微發光的汁出來潮潤一下，後來又用了不必要的很大的力拿來撕做兩片，將一片用兩個指頭搓着，一直搓到像煮過的菜做成的丸子時才拿來有意無意地瞄準了向一個發出紅光來的肚裏藏着電燈的白磁罩投去，還有一片則仍舊拿在手中。

天越黑越快，燈光漸漸地強起來，不久就完全黑得像個墨水瓶。他感覺到一種無聊的沉重的壓迫，立定也不好，走也不好。星越來越多，差不多滿天都是，黃的青的都，都在發抖。白隄上的電燈有規則得像一隊兵。電燈光映在水裏，像一種發光的金屬做成的柵子，微微地閃動着，非常好看。還有昏黑的湖面所發出來的微弱的白光在人眼前急急地躲過。坐着的人都能夠聽到槳打在水裏去的聲音。

走出了湖濱公園，就沿着鐵欄在樹底下走，電燈光從樹葉堆裏不斷地跌下來。半意識地望着自己底影子，一會混和在樹影中，一會變做一個長的淡的時鐘指針似的東西矮起來滾起來反時鐘向地轉過來很快地擦臂而過，但立刻

又擺在眼睛前面照樣地輪着。對面走來的人，忽明忽暗的模糊的面孔上，都有一種冷漠的表情，牠底分別不過第一個是高傲的冷漠，第二個是陰鷙的冷漠，第三個是麻木的冷漠，第四個是愚笨的冷漠，第五個是無所用心的冷漠如此罷了。

「到什麼地方去呢？——鬼地方，去做什麼！……管牠！」他想着，反剪着手走到費小梅家去。在到費小梅家去之前，又到一家點心店裏去吃了些東西。

到了費小梅家，女傭用嘴唇指指右面的一間關着的房間，笑了笑，並不說話。他就沿着天井過去，把門推了推，門門着，因為用力過猛，立刻發出一聲震動的大聲來。

在一陣雜亂的輕捷的脚步聲紙張摩擦聲和低語聲中，門徐徐地開了，費小梅底頭像一隻狗看生人的樣子從開得不大的空隙中伸了出來，立刻，他舒舒服服地吐了一口氣，開大了門，立直了身子，說道：「見鬼，喔，是你！」另外毛舜卿還看見好幾個同樣神情的面孔。

門才關上，余洛卿就走過來用肘尖撞了一下他底背脊，下巴向他指指問道：「喂，你來不來？」聲音和神情，

總覺得上海地方鬼魅生靈時的賣春畫的。

「什麼呀？」

「不和你說，乖乖睡底呀」。他很狡猾地笑了笑，還做了個手勢。

在一陣閃笑中，費小梅指指自己又小又紅的張着的嘴說道：「不要响，在這個裏面哩」。

這是三間平屋中右側的一間。正中擺着一張小小的大桌樣子，一羣燙花椅圍繞着，秩序已經零亂，大概有人坐過的樣子；靠窗有二張豆沙色的沙發；一盞電燈拉得很低，差不多要碰着大桌椅子上的檯布和報紙了。除掉費小梅和余洛卿，還有坐在沙發上吸烟的楊梅窗，坐在大桌椅子邊沒有立起來過的章鐵佛，大家都將下半個身子埋葬在陰影裏。檯板上也擺着些陰影，不十分厚，還有些一圈一圈地像波紋的東西。人影好像祇有當中的一段，大得比隱隱的圓金剛都可怕，有時也會露出整個上半身來。

余洛卿和費小梅像扛東西似地扶住他，拉了張燙花椅來讓他坐下，隨即自己也坐了，低低地說道：「我們來商量商量」。『來來來，大家來，繼續討論吧』。

毛舜卿忍不住地問道：「什麼事呢？」

「慢來」。余洛卿說着，搖搖手，禁止他發聲的樣子，接着繼續動着並不發聲的嘴唇，又伸着手指點了點人，忽然叫了起來道：「該死的，老楊呢？」

搜尋的眼光立刻四處掃射，毛舜卿也回過頭去，在紛擾的人影和開合的燈光中，他看見昏黑中有一顆紅的東西像螢火那樣發着光，一張模糊得像長明燈下的佛像的面孔一閃一閃地明滅無定。祇聽見章鐵佛恨恨地罵道：「忘八蛋，躲得像一個鬼，响也不响」。

「來呀，你！」費小梅有點不高興，說了話嘴唇就豎起來。

「走來！」余洛卿像一個軍官命令弟兄的樣子，手臂在空中一揚。

「來了來了，我耳朵又不聾」。楊梅窗將烟蒂頭擲到痰盂中去，在「嗤……」地一聲中，才慢吞吞地走了過來。

「來」——余洛卿忽然像記起一件事來的樣子，回轉頭去望了望關着的門，鬼鬼祟祟地往下說道：「大家都不

要响。舜卿，你要喉嚨放低一點！我們已經商議過，想組織一個團體，秘密的，你贊成不贊成？」

大家底眼睛都盯在毛舜卿底面上，等他答話。他踟躕着，過了一會問道：「到底是什麼團體呢？」

余洛卿立刻回答道：「不是共產黨，你放心，我們是左派……」

章鐵佛補說一句道：「我們要革命！」

「噢！……」他快樂得像有相思病的人一旦獲得了他底追求的憧憬，立起來叫了起來。

「先生先生！」余洛卿驚慌得獵狗那麼地四面張望一陣，連忙止住了他。「先生，老子！你要喝斷瀾陵橋麼，咳？」

一陣擾亂過去之後，他又問道：「你們爲什麼不早說？你們到什麼地方接洽的，上海是不是？」他真是高興得很，很有趣地問着，彷彿眼前的余洛卿費小梅章鐵佛楊梅窗，並不是以前所認識的平常甚而至於不願意去理會他們的人，自己似乎是一個囚人忽然到西湖上來作深呼吸的樣子，什麼都新鮮，都可愛，大菜櫃子、電燈、報

紙、人影、燙花椅以及每一個人底鼻子都新鮮，都有趣味，甚至於連幾次想踢牠開去而礙於主人底面孔的那隻繞着他底脚兜圈子叫着的小黑貓，都有些不平凡起來。他目不轉瞬地望着余洛卿底充血的眼球往下說道：「你們都是麼？我決意加入，不過我想我是很幼稚的。」

楊窗梅笑了笑說道：「我們也才組織起來」。說着，搓搓手。

他望了望楊窗梅仍舊回過頭去望着余洛卿底充血的眼球。

余洛卿點點頭說道：「是的——我們也沒有到上海去接洽，也沒有人來和我們接洽，我們要靠自己底力量來幹一下，從那天晚上起我們就這樣想……」。

他像失掉一件東西又得到一件東西似地，略微迷惘一陣，又很快樂地急急地發問道：「那末，我們底主張到底怎樣呢？第一；第二，我們要怎樣去活動呢？」

余洛卿掄着手指答道：「我們主張的是要做到『由人民的政治』，咒詛『爲人民的政治』，要打倒一切新軍閥，獨裁的；還主張節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打倒帝

國主義。這是大家都知道了的。第二，我們要在同志裏面找同志，吸收新的革命分子，共同奮鬥；還要發宣言發傳單等等」。

他惘然地點點頭。彷彿到了一個地方，那裏有一株希望之樹，開着好看的花，後來又結了美麗的果，每一個人都可以分到一個。

余洛卿往下說道：「現在，老章，你記一記，再把舜卿——照樣寫個姓，不要寫名字。現在，是第一次會議；舜卿……」

章鐵佛從報紙下面慢慢地翻出幾張從練習簿上扯下來的紙來，拿出鋼筆來在上面寫了幾個字。他像一個不很歡喜筆記的大學生，祇是聽教授講着，他就是這個樣子，望着余洛卿，像等待什麼似地。在悠久的等待中，兩手輪流着不知為什麼會不住地去扯那滿頭都是的像藕節的頭髮。

「現在我們繼續討論」，余洛卿再往下說，很正經的樣子，眉毛一揚一揚地動着，做着手勢。「目前第一步，我們大家都宣誓；還要絕對秘密——現在，請大家討論」。

章鐵佛又歪着頭略微寫了幾個字。

費小梅很規矩地立了起來，揮了揮戴青囉囉西裝底下擺，但那裏並沒有灰，很激動地，說道：「主席，各位，我們組織這個團體的意義，主席已經講得很明白，大家都已經知道，不必多說。我們這個團體，既然是革命的一種集團，而且牠底對象就是現在的目前的當局，牠底行動，當然會引起注意，我們為保持革命的力量起見，應該富有保護色，而且對外要絕對秘密。同時，我們底行動，必須是革命的；我們必須以團體底意志為意志，我們底行動必須以團體為中心，我們底自由，應該都交給團體。所以，兄弟才提出這個宣誓的提案，剛才主席也報告過了，兄弟不過是說明一下」。說完，向各人點點頭，面孔紅得像個醉漢，望着主席底嘴唇坐了下去，正襟危坐着。

「是的」，余洛卿搖搖手，好像禁止什麼人發言的樣子。「現在，這個案子已經付討論了」。望了望大家。「有人異議沒有」？頭像大圓規似地畫了個平角。「沒有麼？無異議通過」。

章鐵佛又歪着頭寫了幾個字。

這時楊梅窗底沒血氣的面孔也紅紅地有些春の意味，他差不多像跳起來的樣子立了起來說道：「請主席把費同志擬的誓詞先讀一讀」。說着，用一種差不多像跌下去的姿勢很快地坐下了。

主席又用手勢制止別人說話，隨即從藏青西裝口袋裏摸出一張幾乎摺熟了的字紙來說道：「諸位，請聽我讀一遍：『中國國民黨浙江省左派同志聯合大會入會誓書：入會人某某謹以至誠遵奉總理遺教，遵守本會綱領，服從本會命令，對外嚴守本會的秘密，如有違背誓旨，願受本會最嚴厲之處分！謹誓：入會人某某，年月日。』」頓了一頓。「諸位，有補充麼？有修改的地方沒有？」——作爲通過。散會之後宣誓。

「主席，我以爲入會人之後要加介紹人」。楊梅窗又跳起來，說不到三句話却仍舊跌了下去。

章鐵佛睨了楊梅窗一眼，扯扯頭髮，很輕藐地歪着嘴唇微笑，並不立，說道：「現在何必呢！」

楊梅窗又跳起來，說道：「主席！秩序！我對於……」

主席第七次做手勢制止說話的人。「現在不用，介紹人的時候我們可以添的」。

楊梅窗鼻孔動了動就坐下了，第二次吸起烟來，很不高興的樣子。但隨即又跳了起來，垂直的左手手指中間還挾着那枝烟，很自在的白烟帶着黑影從手臂邊舒卷着騰起來。「本會底綱領，主席，有沒有？有呢沒有？如果沒有，誓詞上所說的太滑稽，太沒根據！我以爲應該有了綱領再宣誓」。

費小梅幾次想立起來。章鐵佛不斷地歪着嘴唇不發聲地笑。主席第十六次制止人底說話。費小梅又回轉身去看着牆上自己臃腫的大影子。

毛舜卿心上起了一層新的黑影，但他並不就此絕望，立了起來，說道：「諸位！今天是第一次會議，最好先決定幾個原則大綱之類；其他詳細的，種種碎瑣問題，今天最好不要提出。我現在有一個動議：『推定本會組織大綱起草人案』，請主席介紹給各位」。

「不錯，我贊成」！章鐵佛很快地寫了幾個字，立起來說了這麼幾句話就又坐下了。

「哎，我忘記了」。余洛卿急忙去摸口袋，摸了好幾隻，東一捫西一捫地神情有些像捉跳蚤的樣子，末後在日記本中尋出幾張東西來。「我真昏了！這是江兩人起草的，我和老費都看過一遍，你們看看對不對，實在不錯。他還有一個提案呢」。

章鐵佛不等余洛卿說完，就將那幾張東西奪似地拿了過去看了起來，漸漸地又點起頭來，又放下了手中的筆。楊梅窗連忙走到章鐵佛背後去，也急於要看。後來，毛舜卿也看了一遍，覺得句句都是自己所想說所要說的，看完了很滿意很愉快地笑了一笑。

主席宣告組織大綱通過之後，繼續討論附在組織大綱後面的八百多字的一篇宣言，討論了一回，略微修改了幾個字就作為修正通過。後來又討論了些關於徵求同志和黨團活動的幾個比較重要的問題，都有使人滿意的結果。討論終結時已經十一點三十分，隨即都宣了誓，有了種嚴肅的力量制服了每一個人底每一個細胞，他們差不多連走路都是很謹慎的樣子。

電燈回復了原來的地位之後，大家底影子都露出大半

身來，地上也明亮起來，濃厚的陰影，祇是集合在大桌椅底四週和牆等旁邊，已經放棄了一部分原有的障地面而改取守勢了。

章鐵佛挺直了身子，兩手高舉起來，咬緊牙齒伸了個懶腰，又抓抓頭髮，似乎要將身子拉長來似地。楊梅窗走到窗口去，一下將盤在牆上的小黑貓摔在地上，小黑貓在地上翻了一個筋斗，眨了眨眼睛就立了起來，搖搖頭，低低地叫着慢慢地走了開去。

余洛卿將門開了，張了一張。回轉來向費小梅說道：「喂，點心忘記了麼？」

費小梅用半面向右的姿勢立直了身子叫道：「呂媽，去叫些點心，還要點酒」。

余洛卿連忙截住說道：「去弄幾個菜來」。

外面應了幾聲。

楊梅窗又吸起烟來，坐在椅子上，癩得好像祇有幾件衣服。

章鐵佛本來在那裏看報，忽然放下了報紙歎了口氣說道：「哎，老江真是了不得，少他不來」！說着，迫緊了

一個拳頭在大菜櫃子上連連地敲着。

余洛卿立定了身子望了他一眼，依舊踱了起來。費小梅笑笑不响。毛舜卿也望了他一眼。楊梅窗好像沒有聽見什麼，灰白色的烟不斷地從兩個鼻孔中流出來，兩眼死魚似他望着天花板。

忽然一隻大黃狗衝了進來，那隻在費小梅腳邊哀叫着的小黑貓立刻嚇得背脊拱了起來，尾巴豎得像船頭上的篙子，渾身的毛都豎起來使他立刻胖了許多，四隻腳立得比庭柱還要直，微微地顫抖着，像要支持不住的樣子，張開大口怪叫着。狗略微呆了呆，就有一種進襲的樣子。費小梅怒了起來，狠狠地往狗屁股上踢了一腳，口中還罵着。狗放炮似地怪叫一聲，帶逃帶回轉頭來狠狠地張望了幾眼。

余洛卿想了想，像和自己說話的樣子，點着頭踱着說道：「少他不來！的確了不得！如果他變壞了，我們可都是他底工具了！」

費小梅也愁苦起來。楊梅窗望望章鐵佛不作聲。毛舜卿微微地笑了笑。

費小梅忽然叫了起來道：「嚇，不革命者，有如那隻狗！」

「然則貓又如何？」

「哈哈，革命與戀愛，革命的費小梅和紫牡丹！」

費小梅連忙截住他們說道：「放屁！不要亂說，什麼紫牡丹！」

「說不得麼？犯諱麼？哈哈！」

「有什麼要緊呢？」

「管你們什麼相干？——你們沒有權力剝奪我底自由！」

「好了好了，老費臉孔都給你們說得紅起來了。哈哈！」

「呢！」

「你們這一班壞東西！」

「我們都是壞東西——還有一個好東西哩！」

「哎，好了吧，毛舜卿搖了搖頭截住他們說道：『我們再來談談正經事件吧。』」

「贊成！」

「我負責！」

「要你們贊成！」

「喔，費小梅同志不贊成，諸君聽着——來呀，說你麼呀！」

「真是！聽舜卿說吧，不要吵了！」

「下次會議定在幾時呢？」

「星期日好一點！」

「我說星期六晚上好一點，會開得時間長一點也不要緊，可以起身得遲一點的，第二天。星期日大家都是休息的，難免給朋友們纏住了！」

「是的」，毛舜卿點頭說道：「我們有幾個星期日是要參加黨員大會的，你們星期日也要出席指導咧什麼咧」

「那末，就是這樣吧！」

「我想，我們以後」，毛舜卿翹起一個食指來說下去：「要多在農工羣衆裏面活動，開始在農工羣衆中間運用黨團，使他們不再走歧路——認識自己底地位和力量，以及國民革命——我很想由你們底介紹和工人們接近接近」

他兩眼很銳利很熱情地望着大家，等着他們回答。

「但是」，費小梅聳聳肩膀說道：「這個恐怕要引起外界底疑慮的，我想。而且我們幾個人在內活動，也有些夠了呢，是不是」。說了，把惶恐地望了余洛卿一眼。

「是呀！我們活動的能力並不小呢——譬如說，選舉起來，我們總不會失敗的，哈哈！」

毛舜卿略微沉吟一下往下說道：「可憐的國民黨，說什麼深入民衆，就是取得民衆都談不上！我們，萬不可再因循下去。最初我們要運用黨團——江底意思是不錯的。你們總能够駕輕就熟吧！」

「但是他們都在那裏「近飽者臭」地說些什麼還記上了我們底賬哩！」

「民衆麼」，楊梅窗開口來，很輕薄地說道：「他們除非爲着自己底利益才會起來，什麼國家民族，什麼黨，什麼主義，他們都會當香烟灰看的」。說着，把手中的半枝香烟給大家看。

章鐵佛裝裝拳頭說道：「老楊，你留心一些兒」。說着，走了過去，又回轉頭來看看。

「哼」，楊梅窗像沒有看見的樣子，說下去道：「他們決不會計較主義上所講的利益到底怎樣。他們所注意的，祇是嘴邊的飯和身上的衣服」。

「所以，才用得到黨呀！」章鐵佛叫了起來：「我真願意做一個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第一個就殺你！」他伸直一個指頭很用勁地指定了楊梅窗，幾乎可以戳破楊梅窗底鼻尖的樣子。

楊梅窗仍舊裝作不介意的樣子，但章鐵佛很明白地看見他很快地憤怒地向自己那麼望了一眼。他再說下去道：「我以為要民衆本身起來真是做夢！雖則我們要試試看，要這樣做下去。我覺得黨團員是一顆痣——雖則老江說得有理，說得有味，像一顆痣佔據了面部適當的位置是可以增加斌媚的一樣。到底有用與否，實在總還是個問題！」

「那你爲什麼不加以反對？」

「你不看見麼？」章鐵佛扯着頭髮很用力地說道：「他並沒有舉手呀」。

「老實說」，楊梅窗吸了一口烟說道：「我有點幻滅——但不盡然，我覺得黨是西裝上的領給，黨團更是無用

，祇佔據領結上一塊顏色的地位。我沒有看見過，牠收獲了什麼良好的結果；反之，壞的結果，牠往往會弄出來的。一句話，麻木的民衆，實在還不配解放呢！」

「你說！」章鐵佛立住了，額前發光。

毛舜卿看看費小梅，費小梅也不說話。

「我說麼？……」

「依你說我們都是多事的人——毋寧說古今中外的革命家都是吃了飯不曉得靜坐一刻的人，像華盛頓，馬克斯，孫中山！」

「我是，我祇希望有俾士麥一流人出來，我是說我們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領袖；就是斯大林，墨索里尼也好。民衆是萬不會起來的，即使你我都把喉嚨叫破。即使起來也不過像一串鞭炮一樣而已」。他神情很爲激動，還要想說下去的樣子。

毛舜卿忍不住起來，問道：「楊，你到底反不反對我們？你到底預備怎樣？你到底願不願意參加這個團體？」

章鐵佛高興得縱聲大笑。楊梅窗呆呆地望着他沒有說話，嘴角微微地抽搐了幾下。余洛卿專門向大家底面孔呆

看，好像都是才會面的人。費小梅歪了開去，說道：

「喂，點心還沒有來麼？」

毛舜卿說下去，一個手指指着自己底眼睛。「爲什麼會有壞的結果？因爲活動的人從這裏可以取得自己所希望的，活動就賣力起來，當然，當然會有了良好的成績。好的方面呢，和私利絕不發生何種關係，誰肯做無報酬的工作呀？再說，民衆屢次受着欺騙，好和壞頭上並不睡着字，越到後來當然就要越難活動；而且活動的人並不以羣衆爲主體，從旁邊推動他們，每每以自己爲中心，充分擴張自己底個性，自以爲是一個領袖，自己知道的很多，自己所想到的就是羣衆所迫切需要的，像孩子哭了，母親往往把奶頭塞進了他底嘴就算一樣。實在，羣衆受欺騙得夠了！」略微頓一頓之後又說：「中國人倚賴性實在太重：無論外國人來也好，中國人來也好，張三做皇帝也好，李四做總統也好，軍閥來也好，革命軍來也好，資本家來也好，他們都滿不在乎！他們所希望所唯一希望的，就是東家能够好一點，新來的比原有的能够好一點，他們假使能够托他們底福，太平人能够做一世，無論跪拜，無論要沒埋

由地獻出自己勞動的所得底一部分都是可以的。楊，你底思想，就屬於這一類，你還受舊的社會意識底支配。這是錯誤的！無論每一個人應該盡每一個人底力，國際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的，由於各種問題所發生的鬭爭，不是革命領袖們個人的事業。就來說倚賴吧：倚賴底不可靠我們也不說。就算那是可靠的吧。譬如說——誰說過了的——父母，總不會給兒女們苦吃的，但往往害了兒女們，十分信任他們的兒女們，是什麼緣故呢？」他越說越激動，聲音漸漸地大起來。

費小梅看看余洛卿，再走到門口去張張。章鐵佛像孩子聽故事似地很出神，一會似乎不以爲然，一會却又十分贊賞。

他繼續說下去：「譬如說，天氣漸漸地冷了起來的時候，父母就十分切心地要兒女們多穿些衣服，每每由於到底是兩個分離着的個體，每每會給他們多穿，穿得像根大腸。他們以自己所受的來推測他人所受的，根據自己所受的來判斷他人所受的，並不注意到年齡上生理上習慣上可以有會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弄得兒女們往往會過於熟了生

起病來。這是我們常常可以遇見的」。

章鐵佛拍起手來，看看楊梅窗再看看毛舜卿，又不斷地扯起頭髮來。楊梅窗一聲不響像個殭屍。余洛卿幾次要想調解這件糾紛，但他却說不出什麼來。費小梅祇是連聲催着點心。

在吃點心的時候，楊梅窗點着頭低低地說道：「理論是一朵花，事實就是一根柴了。」

毛舜卿一聲不响地吃着，像沒有聽見。余洛卿故意提起紫牡丹來，並且裝假笑，笑得牆壁震動。章鐵佛却跳了起來，將筷子重重地一擱，說道：

「免開尊口！」

吃完了點心，楊梅窗第一個走。後來，印刷問題解決了之後，毛舜卿也就和章鐵佛並肩而走離開了費小梅家。

差不多一點鐘的樣子了。街道上汽車已經絕跡，電燈少得可以數出來的樣子，幾條馬路都靜靜地躺着。湖面上結成了一片微弱的銀灰色的光。星亂得像個麻子。涼爽的风溫柔得像個姑娘，毛舜卿覺得額前的頭髮給他擦得微微地在那裏飄動。他們有時看見面前有一隻黑色的手臂攔着

，連忙低下頭，走了過去，仔細再看時，却沒有什麼了，幾株樹依舊讓在一旁。

章鐵佛忽然問道：「你覺得怎樣？」

毛舜卿吃了一驚，急忙抬起頭來向前面一看，祇看見立住的一段游離的模糊的黑影，但彷彿有兩隻眼睛在那裏望着他。他對於這個不着邊際的詢問，覺得奇怪；但立刻了解了似地微微地一笑，仍舊向前走去，並不答話。當他走近黑影時，黑影也就走了起來。

「你說，楊梅窗會告發不會？」

「不會吧」。他不得不回答似地勉強應了一句。

「那末，他會反動不會呢？」

「反動？……說不定」。

「一定反動！會反動！——會反動，不會不破壞吧」

「或許不會吧」。他似反問非反問地隨口說着，心裏在想着辛克萊底煤油。

湖濱公園走完了，他們重新走到街道上去。

「我一定不饒放他！」

「你？……」

「嘩！」

「爲什麼？」

「他是反動分子！——你爲什麼陰陽怪氣起來！」

「你太暴躁一點——我覺得：我們底團體太滑稽，哪，像個雜貨店，和一月雜貨店一樣」。他激動起來。

「爲什麼？你說分子複雜麼？」

「嘩！總之給我的印象不很好」。

「今天是第一次會議呢」。

「第一次會議就這樣了！」

「你要退出麼？」

「爲什麼？——」他立住了。

「你不是說分子複雜？……」他也立住了。

「看」。他仍舊低着頭走。

「如果要退出，爲什麼要看？」

「……」

「如果你真地要退出，我一定也退出。我再找別的路

吧。我和楊梅窗合不攏來！」

「你是爲了一個楊梅窗」。

「或者是的」。

他們胡亂走了一陣，像給一根繩子牽住了的樣子，雖則心裏不願意再走，腿也酸了起來，還是走個不停；而且走來走去，總是在這幾個老地方，不知爲了什麼。

忽然章鐵佛又停住了發問道：「你到底決定了沒有？」

？

「沒有」

他們再走了幾條街道，剛走到青年路要轉灣時，忽然迎面隆隆地來了一輛祇坐着一個車夫的汽車，馬路上立刻起了一陣亂風。他們就立住了。

「我不走了」。

「好，再見——但是，我決定跟着你走，無論如何」

他們告了別。

他疲倦得要跌倒去的樣子，眼皮也要閉合攏來，一步路都像徑賽運動員發動時心目中的終點一樣，長得異乎尋常，心裏很想倒地就睡。連空的黃包車都不容易看見，他

心裏非常地發急，他真正走不動了。

但終於到了家裏；終於到了自己房裏；雖則疲倦得不願動手脫衣服，脫衣服的动作又慢得可以，但終於到了牀上。他將棉被裹了一裹緊，將肩頭底兩旁塞了一塞好，閉上了眼睛，預備好好地睡那麼一覺。但越想睡就越不能入睡，最初是覺得身上有些不很舒服的地方，後來漸漸地不覺得了，却又想起種種事情來：章鐵佛底掏耳朵；余洛卿底望着他的充血的眼睛，現在想起來似乎那是不懷好意的；周國慶底雙手攔住眼睛的可憐的樣子；父親；大學校；小學教師；資本主義；前期資本主義；笑嘻嘻的周漢魂；失業的工人；漲紅了的姬其相底項頸……

「算了吧——可以睡了呀」！……

鐘鳴二下。

「沒有冷靜的革命理智，祇有熱烈的革命情緒是危險的哩……」

「辦了一辦什麼手續，事情就合法了——當然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但把戲總鬧得夠了呀……」

「傻子，拍拉圖——有第二條路麼？」

「本黨以農工為基礎——基礎却是墊腳的！」

「反對呀！……」

「還不睡麼？明天……」

「倒霉的章鐵佛，你不是也是一件說不出名字來的東西麼？——「我不饒放他」！好，看你們底！反動，怕你！」

「反動有兩種：我說他們反動，他們不是也要說我反動了麼？假使祇有一個，為什麼我也有分，雖則我不過這樣想。」

「嚇，這個統計：「自文氏長財部來，至現在止，發行公債共五萬萬」。五萬萬！……」

「像陶少冠，不是學者麼？為什麼也變得……」

「又是金錢！教我們怎樣對付呢，「積穀基金」，這樣好聽的名目！——當然是要錢囉，否則為什麼不要錢，要金，金也者，立刻可以抹入私囊者也！——穀，有這樣便利麼？」

「十畝以下每畝征穀一升」；「四十畝以上征穀二升」……「二五減租」，三七五計算，要還租，正雜附捐

，

「假使每畝能夠有十元的出息，地主得到的多少呢，除掉？——還要除掉正雜附捐和「積穀基金」哩！」

「假使一家人家有八個人，有十畝田——就算有兩塊錢利息吧——當然不會有的——怎麼辦呢？……」

「五十畝以下者免——哼，發熱麼！」

「耕地第一步是「二五減租」。房地呢，房租，真漲得異乎尋常，不是麼，小小地一間，開口二十元一月，三十元，四十元，七八十元——爲什麼佃戶應該改善他們底生活，住戶底生活就不應該，就不必注意的？——有錢的人會租房子住麼？——一個大家庭，大都是七八個人倚賴一個壯年的男子而生活的，通常他們底收入，總是十四五元，最多四五十元，夠麼？——厚於屋主而薄於田主！」

「地方產生之利益，爲地方全體人民所共享」？現在，呢，談何……」

「楊梅窗何嘗不可憐呢，一隻關在籠裏的鸚鵡，一個玻璃窗上的蒼蠅……」

「麥克唐納爾首相真能爲你們說話麼？你們這些梯子

，大罷工底精神在那裏了！——祇有美國還適用，祇有工商業的國家，適用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式，像中國，祇適用國民革命的方式……」

「黨團麼？……」

以後他又雜亂無章地想起幾個名詞和幾個一面想起一面忘記的模糊的字來。忽然，好像有一隻東西爬到他底身上來，沉甸甸地壓住了他底胸頭，他立刻非常吃力起來，而且有些恐怖，想張開眼來，眼皮沉重得像塊石頭，雖則心頭倒明白了些。他知道這是夢底開始。他不久又覺得似乎頭暈似地，四面的東西都轉動個不住，還覺得有一隻手拖住了他底兩腳，亂拉亂扯，將他底身子高舉在空中。耳朵裏還有一種「嚶嚶嚶……」的怪聲音……

末後，他忘掉他自己是在夢中人了。他津津有味地和姬其相談着話，她底父親也參加在裏面，矮了一尺多，他並不覺得奇怪。

(第五章完)

「清涼解暑」文抄

樂山

天氣熱到黃狗伸舌頭，賈文生活已趨絕境矣！日昨在友人艾建平案頭，見一手卷，爲一舊禮教重壓下的女子給丈夫的信，作者似爲清初人。文筆極迴腸蕩氣之致，爰校錄在下面，給讀者解暑：

「妾雲貞端肅歛衽再拜，致候秋塘夫子安履：憶自楓亭分手，僕指幾十年矣。遠寒風烟，空幃歲月，個中滋味，領略互同；然待慈母之晨昏，撫兒女以嬉笑，貞雖隱憂耿耿，尙有片晌寬慰之時；獨念夫子隻身孤戍，依人作計，誰與言歡？問煖噓寒，窺饑探渴，涼涼踽踽，不知消受幾許凄其？貞雖不能縱萬里之身，而清夢離魂，心實逼爲想到，「思君十二，九折迴腸，」此語夫詎欺哉！

「九年中，七奉手札，僅能寄復三函，便固罕逢，筆尤難罄，零詞片語，未足以慰雙捧之盼睫也。前歲端陽後一日，得一密信，于四爺處，來人送書之日，適貞抱病之時，投遞參差，幾成不測！幸蓮姐解人覲破，一時遮護支

吾，適被口角眉端，搭擡過去。傷寒瀕急之症，反覺冷汗涔涔，二豎頓然告退，伏枕細讀，感慰悲歡。少頃，母親持書榻畔，笑而語貞云：「錦兒脫罪編氓，歸期可望，來稟愧悔無聊，想已折磨俊改，我今却也憐他矣！」是皆夫子孝思所感，不然，此恩正未易施也！

「戊申七月，託勞姓所寄一信，已備述別後景况矣。自後至今，又逾五載，中間情景，大概如昨：新葺樹木整齊，圍墻完備，歲時伏臘、掃祭如常。湖水平漕，不致浸入，可以放心。母親康健如初，飲食依舊；惟痰症時發，精神稍衰，細書不甚了了，是雖可慮，然亦無如何耳。老叔官星照命，別房無一問者，親友族黨中，概同陌路。大姊夫，姊姊，亦祇不甚冷落，無大照應。二姊夫已作古人。二姊姊在東省音耗，已見前書。六妹夫，妹妹，遠在楚省，音問久疎。翼廷大兄人雖刻薄，但爲母親倚賴之人，嗣有書來，總以一味謙讓感激，庶可不失權心。至負義之

人，今已移居他所，無從窺伺；然難免以妻非之言，曖昧之事，慙慙于夫子之前，貞惟忍性堅心，潔身立脚，區區耐命，杜漸防微，以期盡吾之所當盡；至于青蠅黷美之嫌，信與不信，又何敢必？

「總之：瓊女在時，尙可爲解，母女相守，何恤人言？不幸又于己歲八月十二日出疹，傷風而夭！十五年辛苦屬望，到此盡付東流！草草治棺，瘞于塋側。猶記歿之前夕，捧貞頰而悲啼曰：「爹爹離家幾年矣。兒倘歿後，萬不可寄信知之。」今憶此言，不禁淚如泉湧！更何止殘稿遺書，驚心玉碎，零脂剩粉，觸目闌摧耶？

「丁郎讀書，頗有父風，然特聰敏而欠沉潛，務高遠而不咀嚼，詩詞有新穎奇想，制藝則駁雜不純，青青子衿，初非館閣中人物，近因病中不能抄錄詩文，後當再寄。來字詢其所從之師，其十二歲以前所讀，皆貞口授經書，古文，並史記，文選，唐詩，詞海，莊，荀，鑑略等書，皆已溫背熟習。丁未仲春，始就楊先生肄業，開筆八月完篇後，楊先生選教辭去。至今皆卜權齋訓迪。卜權齋教法嚴，貞亦不少假詞色。回家空際，貞仍課以詩詞，不留

餘力。惟母親姑息太甚，翻成一儉安之便，奈何！奈何！

「貞母于壬秋患病，延至癸春二月六日遽爾長逝，兩老人一生血脈，惟貞一錢之存，不料六十年來，鏡花水月，情深半子，能不酸痛耶？壻弟原非己出，漠不關心！祇知收捲家資，良可哀恨！貞自遭此變，愈覺難堪！顆粒糶絲，皆無所出！家務母親經理，歲入不敷，貞屢求典售，而又護惜不捨，徒令人侵吞剝削，半成荒廢之區，即各處房間，亦皆傾頽過半，其收租處所，又被負義人據爲己有，折變一空，僅留敗屋數椽，聊蔽風雨，零磚碎瓦，大非當時舊境，從前緩急可商之處，近皆裹足不前，遇有空乏急需，貞亦不輕啟齒，正恐不惟無濟，反惹笑談！所以馮郭處絕跡多年，間承四妹霞姑等投以詩物，詢訪夫子信息，情義頗真，些小通融，尙可資助，誠恐漸久漸衰，難保始終如一耳。而其肫肫懷舊，念念思慕之忱，未可負之。節次托帶瓶口，扇套，鞍，襪，筆，茶諸物，盡爲負義人賺去矣，言之恨恨！

「貞邇來兩餐之外，些子不敢自由，嫁筭衣奩，陸續盡歸典閱，頻年己身之補綴，連姐之盤纏，丁郎之膏火，

束脩，瓊女之釵，劍，鞋，脚，在在皆挖肉補瘡所辦也。况問安侍寢，未敢稍離，怡色柔聲，猶虞獲咎，即飲食穿戴之間，亦須較前留意，——太素，則云意存咒詛，太艷，則云冶容誨淫，非詬辭相加，則夏楚從事，求一日之完膚，亦不可得！貞年逾三十，非復少時，兒女家人見之有何面目？自結褵以來，筆墨爲命，拈毫橫笛，唱隨幾近十年，一旦梗斷蓬飄，往事不堪回首！年來簾聲研磧，久已手停，縱有屬和之章，亦屬勉強承命，吟風弄月之句，斷不敢形于毫端，顧影自憐，可勝悲咽！

「蓮姐自壬夏摘花被逼之後，其志益堅！兩樞風樞，寒粘烟灶，甘苦與共，形影相隨，此貞今日之倩柳，而夫子他年之桃葉耳。高魁，賀花兒，顏忠等，只知迎合上意，計飽私囊，其碧雲碧蓮輩，鈎深索隱，播弄如簧，尤爲心腹之患，此亦狂奴故態，又何足道！惟以委曲將就，欲以好言，博得一時清靜而已！」

「去歲四爺遣人自伊犁來，傳述夫子敗檢之事，並云：一年若肯節省，尙可餘積二三百金，幸負義人未將此語上聞，而貞初亦不信也。細想夫子天資橫警，賦性疎狂，

未能一展才華，輒復經此大難，一朝失足，萬念都灰！又有何心矜持名節？且棲身異域，舉目誰親？回首家山，柔腸欲斷！故于花晨月夕，燈籠酒闌，或撫絃消愁，呼盧排悶，三生石畔，五百年前，遇解渴之文君，多情之倩女，書生結習，彼美憐才，諒亦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貞聞之，方痛憫之不暇，焉能效妬婦之口吻，引筆寄勸耶？

「惟念夫子，身非康健，情復愁痴，彼若果以心傾，何妨竟爲情死；特患口錫齒蜜，腹劍腸冰！徒耗有用之精神，反受無窮之魔障！私心自揣，可惜可傷！况楚藥迷心，兼能致病；樽蒲牧戲，更喪聲名！些小儻來之財，更何足計？貞酸鹹苦辣，色色備嘗，釜蟻餘生，尙知自愛；距夫子有爲之體，而甘自頹唐若此，毫不念及，反待巾幗之規箴哉？」

來書云：「三月適館春齋，六月仍回故地。」其中原委，未得其詳。風聞雙桂一端，傳言不確，且夫子既與四爺爲骨肉之交，則相依邸舍，便何爲家，何必舍此他圖，別生枝節，况去之未久，旋復歸來，此則貞所大不解者！大丈夫處世，怨固不可深結，恩亦不宜多邀。未曾拜德之

前，先思圖報之地。四爺之豪俠，中外頗有微名。但其痴意柔情，亦復堪憐堪笑！自聞夫子與之莫逆，貞即探訪其人，乃于黃允升，大妹處，及王六表婦，張小坡，六妹口中得之：此固非上流人；然其心跡可取，超拔夫子于苦海中而嗟拂之。爵報之機，貞心早已爲之區劃矣。

「相隔萬餘里，又復忽西忽東，踪跡無定，空致魚書，未瞻雁足；卽有殘封薄裹，亦不敢輕行遠寄，恐蹈邪奴之中飽，被負義之人噉吞，微物幾何，反致空函莫達也。」

「去春有查辦回籍之恩旨，惜乎未能波及；然此後機緣，大有可望！十年期滿，我夫子斷非終老荒沙者，諸凡隨遇而安，兩地耐心靜守，鸞臺珠浦，我兩人寧終無團聚時耶？每念弱草微塵，百年一瞬，夢幻泡影，內典所云。

貞于生死兩途，久矣思之爛熟，別來况味，不減夜臺！現在光陰，幾同羅刹！何難一揮慧劍，超入清涼？無如緣業，如絲，牢牢縛定！不得不留此軀殼，鬼障排場，冀了一面之緣，不負數年之苦，他日白頭無恙，孺子有成，大事一肩，雙手交卸。貞心方爲妥貼，可報結于我夫子；故今者，夫子一日未回，此擔一日不容放下也。」

「六弟自上江來，猝聞有回伊之便，掩扉挑燈，疾書密寄，淚痕在紙，神思過飛。遙計書到開城，當在黃梅箇箇，心與俱酸！附詩六章，聊以見意，信手拈來，亦是一幅血淚圖耳。此上

秋塘夫子几席

甲寅嘉平朔夕，雲貞載拜

附詩六章：

搔首雲天按大荒，伊人秋水望迷茫；可憐遠戍頻年夢，幾斷深閨九折腸！井臼敢云虧婦道，荻丸聊以繼書香。孝慈兩字今無負，卽此猶堪報數行。

楊花零落懶簪幃，怕見簾前燕子飛。鏡裏漸髡新鬢角，客中應減舊腰圍。百年幻夢身如寄，一線餘生命亦微；強笑忍違慈母意，藥囊偷典嫁時衣。

十五年華付水流，綠牕不復喚梳頭。殘脂賸粉盤絲閣，碎墨零香問字樓。千種淒涼千種恨，一分憔悴一分愁，儂親亦未終儂養，似此空花合共休！

當時夢裏喚真真，此際迢迢若比隣，愛寫團圓遺字識，儂占榮落祝花神。那堪失意飄零日，翻得關心屬盛

人。別有憐才惟一語，年來消瘦恐傷春！

早自甘心百不如，肩勞任怨敢歡歡？迷離撲案隨君夢，顛倒尋求寄妾書。幺影早經疎筆墨，簫聲久已謝庭除。謾言休戀離人耳，猶是堅貞待字初。

未曾照墨意先癡，一字剛成血幾絲！淚縱能乾終有跡，語多難寄反無詞。十年別緒春蠶老，萬里羈愁塞雁遲。封罷小牋人靜悄，斷燈冷袖阿誰知？

校錄後記：

這是我對於民間文學的一個意外的發見，作者姓名不可考，然而可以斷定她是一個極有文學天才和根底的女子。這篇文章的價值，實在浮生六記之上；因為浮生六記是

自述，希望流傳于後世之文，總免不了誇張，而這個是一封夫婦間的私信，所以更覺得真摯了。

從這封信裏，可以看出大家庭的黑暗來，年已逾三十，兒子已十餘歲的媳婦，還在受公婆的虐待，如：「即飲食穿戴之間，亦須較前留意。——太素，則云意存詛咒；太飽，則云治容穢淫。非詬辭相加，即夏楚從事，求一日之完膚，亦不可得！貞年逾三十，非復少時，兒女家人，見之有何面目？……」如此傷心之言，怎不叫人讀之淚落！

其餘的話，因為天熱，汗如雨下，也不願多說了。

七，廿日午，揮汗錄成。

勘誤：本文31頁第3行「太素」上加「蓋少儉則負慳吝之名，少費又受

奢侈之責，」一段。

調笑令

啞農

春曉春曉，堤外絲絲風鳥。天邊燦出紅霞，草綠烟籠
水涯。涯水涯水，微暈圓渦暹媚。

春意春意，偏是離人感遇。枝枝綠映斜暉，暮靄空橫
黛眉。眉黛眉黛，悵望山容水態。

春色春色，不道今來相別。豪華無奈東風，誰惜人間
落紅。紅落紅落，贏得一場寂寞。

春日春日，好是山藍水碧。天空綺結紅雲，駘蕩風光
醉人。人醉人醉，草綿花繁影碎。

春柳春柳，依舊千絲萬縷。湖邊日麗風前，舞態爭憐
少年。年少年少，莫待魂銷及老。

春水春水，鑑澈愁人清淚。凝眸不訴衷情，相對無言
照明。明照明照，可是當年玉貌。

春草春草，依舊青青來到。風吹淺笑低頭，那管當年
客留。留客留客，中有傷心一脈。

春睡春睡，捱枕貪眠滋味。移來日影花枝，粉蝶翻飛
鳥啼。啼鳥啼鳥，簾外風輕人悄。

春夜春夜，多事遊人燈下。喧聲靜入花香，水氣斐斐
怨長。長怨長怨，對景空留深願。

春夢春夢，露濕花枝珍重。蕭聲月夜樓西，惆悵相思
路迷。迷路迷路，好景仙源一度。

春怨春怨，脈脈幽情誰見。花飛不惜風狂，草色青憐
斷腸。腸斷腸斷，最是多情不管。

春燕春燕，多謝深情眷戀。年年喜信他方，不是今來
亂忙。忙亂忙亂，若得閒愁一段。

春酒春酒，難得相逢笑口。吹簫日落江城，三月烟花
解醒。醒解醒解，莫怨韶華不賣。

春困春困，何事心頭增悶。香風醉盪胸懷，紅紫撥人
蝶來。來蝶來蝶，愁緒當前重疊。

春病春病，道是深情深恨。花開觸恨朱顏，花落無言
淚彈。彈淚彈淚，昨夜東風不寐。

春暮春暮，蝶怨鶯啼芳樹。闌珊花事淒迷，綠暗紅稀
草提。提草提草，沒入荒烟古道。

天龍山石窟之造工及其製作年代

楊志章

我國之石窟。據史冊所載。其最著名者。有燉煌之千佛巖。大同之雲岡。洛陽之龍門。及太原之天龍山。前三者。內外學者均有研究。並發表世界學壇。惟天龍山知之者尙少。蓋天龍山石窟。彫鑿於北齊時代。其製作及模型。與彫鑿於北魏隋唐時代之千佛巖雲岡龍門三石窟相較。可謂別樹一幟。且北齊時代彫刻。世所罕見。尤覺珍貴。茲將此石窟之造工及其製作年代。詳加考述。我國學者能起而研究之。則幸甚矣。

太原。卽山西省太原府太原縣。在今太原府之南約四十五里。古稱晉陽。東魏名將高歡居此。其子文宣帝。雖遷都於鄴。然太原仍爲北齊之陪都。頗占政治上重要地位。故當時源出於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之地論宗。盛行於鄴都及太原兩地。太原附近之古佛寺。多創建於此時代者也。

北齊起於文宣帝。其父卽爲魏將高歡。自文宣帝受禪

東魏。卽遷都於鄴。其後廢帝、孝昭、武成、後主、幼主。相繼承襲。北齊之治世。雖不過二十八年。而北魏之文化。大成於此時代。當時之晉陽及鄴都。固爲北齊文化之中樞。因其地勢介於恆安（卽大同）洛陽之間。不唯承繼其文化。且駕而上之。換言之。北魏時代爲佛教文化之花。結其實者。卽在北齊時代也。

天龍山石窟。在太原縣西南三十里。分東西兩峯。東峯爲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西歷五五一）創建之仙巖寺。西峯爲北齊孝昭帝皇建元年（西歷五六〇）設立之天龍寺。與開化童子諸寺。同受齊室之庇護。所謂代表北齊佛教文化之建築者也。觀石窟內各像製作之優秀。可知北齊佛教文化。乃北魏與東魏佛教文化之延長及其大成。

天龍山石窟造像之優秀。其出於第一流工匠之手。可想而知。考鄴都爲當時佛教文化中心。晉陽爲齊室發祥地。且屬陪都。當有同等之文化。唐麟德元年。（西歷六六

四) 道宣法師所撰之集神州三寶感通錄有云。

阿彌陀佛五十菩薩像者。西域天竺之瑞像也。相傳云。昔天竺鷄頭摩寺五通菩薩。往安樂界。請阿彌陀佛。娑婆衆生願生淨土。無佛形像。願力莫由。請垂降許。佛言、汝且前去。尋當現彼。及菩薩還。其像已至。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花。在樹葉上。菩薩取葉。所在圖寫。流布遠近。漢明感夢。使往祈法。便獲迦葉摩騰等至洛陽。後騰姊子作沙門。持此瑞像。方達此國。所在圖之。未幾齋像西返。而此圖備。不甚流廣。魏晉以來。年載久遠。又經滅法。經像湮沒。此之瑞迹。殆將不見。隋文開教。有沙門明憲。從高齊道長法師所得此一本。說其本起。與傳符等。是以圖寫流布。徧於宇內。時有北齊畫工曹仲達者。本曹國人。善於丹青。妙畫梵迹。傳模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陽。皆其真範。

此種記事。法苑珠林第十亦有載述。驟讀之。似屬極不凡之傳說。其關於天竺、鷄頭摩寺、五通菩薩、及迦葉摩騰姊子之記事。雖未足信。然其所述隋文開教。沙門明

憲。從高齊道長法師所得此一本。又北齊畫工曹仲達。傳模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陽。皆其真範一節。著者不得不認爲道宣所親見親聞之事實也。至阿彌陀佛五十菩薩像。究屬何種圖像。是否有如世上所傳之價值。其名稱是否須稱爲阿彌陀佛五十菩薩。均無由而知。然觀上文所載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花。在樹葉上等句。此等圖像。蓋屬印度之沙爾那派。或阿地洋多派。因此兩派。於西歷五六世紀時代所造之像。多爲一根教莖。或一根教十莖之連形佛。天龍山石窟中。西峯大佛殿之壁面。尙有可觀之造像也。此等造像。決非出於北齊時代佛工之意匠。蓋由沙爾那派或阿地洋多派之系統而來。然此系統之傳來者。究屬何人。未得其詳。或爲東遊三莊中之一人。亦未可知。要之北齊之佛教文化。乃承繼北魏東魏而集大成者。其對於印度西域之文化。當然有充分之融洽及密切之關係。殆無疑義也。阿彌陀佛五十菩薩像事。大半雖爲假託之俗說。然其記述之一節。及現今天龍山大佛殿壁面之小佛華像。以之與印度之遺物對照。足以證明爲大陸系統造像之一種。又所說曹仲達傳模西瑞一事。可見北齊佛教藝術。

雖有所損壞。而當時著名工匠。則參與之也。

次就佛教之信仰上言之。天龍山中所造顯者。爲若何佛像。在無造像銘足以憑證之今日。妄加臆斷，未足徵信。然考求當時盛行之教學及世俗之信仰。與夫環境之狀況。不難推知其一二也。

北齊之佛教。有三身論及八識說等。均以十地論之說爲基礎。當時學者曾精詳審議。所謂地論宗是也。此地論宗。以地論爲主。而參以華嚴、地持、雜摩、法華、涅槃、勝鬘、楞伽等各經論。十地論都爲解釋華嚴經中十地者。故對於華嚴經。尤深致意。於此可見當時之名僧。因引證信而弘通於世。特爲經論之研鑽。且當時朝登之間。其日常禮拜之對象。不僅屬於地論之教學也。

天龍山各窟。其正面及兩側。概各有一佛及脇侍菩薩。此等佛像。造顯河佛。雖未得詳。然各處形式。同出一轍。考證其一。餘可類推。考武成帝河清二年。（西歷五六三）朱士瑒等。所製釋迦、定光、彌勒三佛之造例。則天龍山各石窟所造顯者。中央當如釋迦。左如定光。右爲彌勒。供奉此三佛於一處。經說中擬些典據。然定光佛又

稱普光佛、錠光佛、燃燈佛，爲於過去世受成佛記於釋迦之先佛。彌勒佛，則爲未來五十六億七千萬歲之後佛。降生此土。以濟度未受釋迦化益之衆生者也。北齊時代之朝野。其信仰此因緣深遠之過去現在未來三佛。極爲合理。至關於釋尊之脇侍。從來安置藥王、藥上兩菩薩。較安置文殊、普賢二菩薩爲多。惟定光彌勒二佛之脇侍。未詳其名耳。

東峯之一窟。依照燉煌大同之造例。窟之中央有圓角柱塔。安置四方佛於四方。此四方佛。若照觀佛三昧海經及金剛經之說。其配置東方者。如阿闍。南方爲寶相。西方爲無量壽。北方爲微妙聲。今據文宣帝天保七年（西歷五五六）趙郡王高叡所造四佛。其願文曰。

大齊天保七年。歲次丙子。閏月癸巳。十五日丁亥。趙郡王高叡。仰爲亡姊魏任城王國妃。夫齊新蔡郡長公主參沙。姊亡母寂氏。敬造石彌勒一區。

大齊天保七年。歲次丙子。閏月癸巳。十五日丁亥。使侍節散騎常侍。都督定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趙郡王高叡。自爲己

身並妃鄭。及一切有形之類。敬造白石阿闍像一區。

大齊天保七年。歲次丙子。閏月癸巳。十五日丁亥。

趙郡王高歡。仰爲亡父魏使侍節、特進侍中央大尉公

尙書令、都督異定滄瀛幽股并肆雲朔十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府、儀同三司、并肆汾大行臺

僕射、領六州九會長、大都督知兩相事、冀定二州刺

史、定州六州大都督、散騎常侍、御史中尉、領左右

驍馬都尉、南趙郡開國公琛。亡母魏女侍中、華陽郡

長公主元。敬造白石無量壽像一區。

大齊天保七年。歲次丙子。閏月癸巳。十五日丁亥。

趙郡王高歡。仰爲亡伯大齊獻武皇帝。亡兄文襄皇帝

。敬造白石釋迦像一區。

其造顯阿闍、無量壽、釋迦、彌勒四尊。蓋由其信仰所致

。然必根據經說也。

西峯大佛殿之大佛。殆爲盧舍那佛。地論盛行之際。

華嚴經亦頗流行。其教立盧舍那佛。多被造顯。此大佛蓋

爲其中之一。至位於大佛下之中央十一面、左脇普賢、右

脇文殊三菩薩像。及東峯第三窟內之文殊、維摩二菩薩像

。一見而知。無待考證。

其次關於天龍山石窟諸像造顯之年代。其精確雖未詳

。但據從來文獻。東峯第二第三窟。造顯於北齊文宣帝天

保二年。(西歷五五一)西峯第九窟之大佛。及第十窟之

諸像。製作於北齊孝昭帝皇建元年。(西歷五六〇)又東

峯第八窟。據碑銘所載。造於隋文帝開皇四年。(陳後主

至德二年西歷五八四)其餘各窟。除第一窟屬於隋初之製

造外。一見而知其爲唐以後之工作。但其中仍有新舊之分

。舊者屬於唐初優秀之作品，新者蓋爲唐末及五代之遺物

也。

至關於造像式樣之系統。大抵爲北魏文化之延長或其

大成。乃由健馱邏西域傳來之大陸系統也。所刻佛髮。多

爲波狀髮。與燉煌大同之佛像頭髮。如出一轍。此波狀髮

之中。例如第十八窟之像容。其髮參以特殊之意匠。此爲

製作較新之證據。又其中有螺旋形頭髮者。此種髮形。古

昔已有。非獨天龍山爲然也。

總而言之。天龍山石窟。其重要者十四。其中屬於北

齊時代者五。屬於隋者一。屬於唐者八。因石窟浮露。多

所損蝕。人爲的破壞較少。以其在偏僻山地。遊人極稀。故比較的能將原有形狀留存。以迄今日。尤以屬於北齊時代之五石窟。較爲完整，爲他處石窟所無。足資吾人研

究北齊時代之藝術。約略介紹如右。以爲學者之參攷云爾。

廿一·七·九。

友誼得純潔而飽滿

孫福熙

有一位在中國當教授的法國人說中國人只有交情沒有友誼。這一句話似乎太欺負中國人了。中國古聖賢訓多少是講究友道的，歷史上又有多少道義之交的故事。至於俠義英雄，即使是過路相逢，亦願捨身援救，爲歷來所稱道。誰說中國人不講友誼呢？

不過。過去是過去，現在又是現在了。現在，信義相守者自然也不是沒有；但確實有大多數人之於朋友，無非爲了自己。今天朋友，明天仇敵，今天之爲朋友，爲了明天的利益，利益斷絕，變爲仇敵。

我以爲現在的歐洲社會中，也是沒有多大友誼的，而且連交情也是沒有的，因爲，在他們個人主義的社會中，不必用友誼或交情來牽緣，各人的才能與資格，各能求得各人適當的職業，因此，所有友誼，並不受利害的影響了。

中國要等到友誼不受利害的影響的時候，友誼就顯得純潔而飽滿了。

詩歌

南國的棉襖

彭榮植

——一個囚徒底自述——

朋友，你大概也知道蠻南的夏天，
你大概也知道那炎熱的威嚴；
但你們有的是冰淇淋與電扇，
你們定嘗不到我這樣的熬煎。

聽說有名人到來演講，
我們被命令着披上衣裳。
他們說如果不是這樣，
那便有碍公衆的雅觀。

我也有人們固有的本性，
我也有人們愛美的感情，
雖然天氣是這樣炎熱，
但我也不能赤裸着我底半身。

假如我們也有一件汗衫，
縱然是古舊抑是破爛，
但我總會把牠們整理，
作爲我目下唯一的衣裳。

可是我也沒有一個朋友來爲我探問，
也沒有一個親戚替我可惜。

我又失掉了爲自己生產的權利，
我便不得不忍受着這樣的熬煎。

發令者自有他們的權威，
囚人們底苦衷他們那會過問。
他們有的是殘酷的鞭撻；

他們有的是粗重的鎖鍊。

但命令已經下了，

我知道這又免不了一次煎熬，

我只得把我板上的枕頭拆開。

那裏面包藏着一件破舊的棉襖。

我把棉襖披上我底肩頭，

一股熱氣已把我底神經刺透，

但我也顧不得劇熱與耻笑，

雖然我底汗珠只是如水般地長流。

演講的時間真是久而久，

計算起來，怕有三個鐘頭，

我在人叢中簡直一動也不可能，

雖然我底汗珠已把我底棉襖濕透，

我幾次在場中暈倒，

但我四週的難友又都不敢聲張，

因為如果因此把場中的秩序擾亂，

那鐘錶的味道又該飽嘗。

現在事情已成過去，

那講演者底音容亦已模糊，

但我腦中却留下一個深刻的映象，

那便是那天所受的痛苦。

你看我底身體也有這高道長，

我也有相當的力量，我也不愛偷懶，

但我却不得不飽受這痛苦中的痛苦，

因為我們底社會不讓我去生產。

朋友，你大概也知道嶺南的夏天，

你大概也知道那炎熱的威嚴，

但你們有的是冰淇淋和電扇，

你們定嘗不到我這樣的熬煎。

一幕喜劇

何德明譯

(俄國柴霍甫原著)

伊凡·以萬尼克·萊泊金，一個漂亮青年，和愛娜·

塞白里斯基，一個有着獅子鼻的年輕少女，走下傾斜堤岸，坐在那長椅上，椅子緊靠着水邊，在新柳的叢中。好一個天國的境地！你坐下來，你會是從這塵世裏隱去了呢，只有魚兒能看見你，和幾陣輕微的風掠過水像閃光。兩個年輕人在整備釣竿，魚鉤，小袋，幾罐蠕蟲和旁的必需的每樣東西，坐了一會兒，他們突然起始釣魚了。

「我真高興呢，只剩我們倆了」萊泊金說着，看看四週，「我要拿着一個命運來告訴你呢，愛娜——敬畏的……當我第一次看見你……你已有過一個細吻了……我知道，於是——爲甚麼我生存着，我知道那兒是我的愛人，對我我會獻給我的忠實，勤勞的生活……那一定是個大的……正啃咬着……當我看見了你——初次在我的人生裏，我愛上了你——熱戀着你！別拉了。讓牠劇咬着吧……告訴

我，親愛的，告訴我——你願意我這樣希望着嗎？不！我是不珍貴它的，我常常不敢想到它——我可希望着了……拉呀！

愛娜舉手拉起釣竿。喊了出來。一條銀色青魚在空中耀着光。

「多好呀！這是條鱸魚！幫忙呀！快！別給逃脫啦。」那鱸魚從釣鉤溜下來了——對着牠的老家，在草地上跳舞着，於是……躍進水裏去了。

可是代替了小魚兒的追捉，萊泊金偶然握着愛娜的手了——偶然地把它壓湊上他的嘴唇。她倒向後面去，可是太晚了；他倆的嘴唇在偶然中觸着而接吻着了；是的，那是一回絕對偶然的事！他們吻着，吻着，於是海誓山盟……多麼幸福的剎那呀！可是在人生中終於沒有絕對的快樂的。如其快樂的自身是沒有毒害的，毒害可會從外面鑽進快樂裏去的呀。這就是現在所遭遇着的了，突然的，當他

們倆正在密叻時，聽到了一陣笑聲。他們向那河看着而驚呆了。學童可里·愛娜的弟弟，站在河心，正在注視那年輕的一對而做惡笑。

「哦！哦！接吻！」他說。「對呀，我告訴母親去。」

「我希望你——會像是個所謂忠信的人，」萊泊金喃喃地說，紅着臉。「這是會激人厭惡的，來私行偵探我們；這也會令人嫌煩的，去告訴這些故事，這是下等的行爲。像這樣一個所謂忠信的人……」

「給我一個先令，這樣我便保守秘密！」忠信的人斥答着。「如果不，我一定告訴去。」

萊泊金從袋裏取出一個先令給了可里，他把它藏進溼的拳裏，呼嘯着，於是游泳着去了。這樣，這年輕的一對也不再接吻了。

第二天萊泊金給可里從城裏買來幾件繪具和一個球，他的姊姊也給他一切空的丸藥箱，於是他們贈給他一組鈕扣，像許多狗的頭。這惡童常常享受這玩兒，並且保持着這玩兒，繼續地去偵探他們。無論萊泊金和愛娜到那兒去，他也老是在那兒。他沒有利那時間是離開他們的。

「畜生！」萊泊金切齒咬牙地。「這樣年輕而竟成人樣的卑賤了。以後他真不知會變成了怎樣了哩！」

整個的七月天，這對可憐的情人都沒有逃開他而生活過。他恐嚇地告訴他們；他跟隨着他們，並且命令着要更多的贈物。沒有東西可以滿足他了——後來他暗暗地提起了那一個金的錶。對了，他們又允許給他那金錶。

一次，正在用餐，當餅乾傳過了一週，他突然發出笑聲和萊泊金說。「我可告密了嗎；哦——哦！」

萊泊金惶恐地紅着臉，他起始咀嚼那檯布以代替餅乾。愛娜從桌邊跳起來跑出院去。

這樣的情境一直繼續到八月底，到了萊泊金向愛娜求婚的那天。哦！那是何等快樂的一天！當他已經對她的父母求婚而得了同意了，萊泊金追在可里後面，衝進花園裏去。當他捉着了可里，他簡直高興得叫起來，他拉着那惡童的耳朵。愛娜，她也正在尋找可里，跑了過來，出其不意地拉着他另外的一隻耳朵。你可看見他們臉孔上所表現的快樂，當可里吶喊着向他們討饒的時候：

「親愛的，寶貝，我決不敢再那樣作了。哦——哦」

「哦——哦——寬慰我呀！」事後他們倆自語，當他們熱烈的相互愛戀之中，他們都從不曾經驗過這樣飽滿的快樂，如這時候，會他們拉着這惡童的耳朵。

二二。六。一五，譯于南開大學。
這篇原名那個惡童 (That Wicked Boy)——譯者

介紹中國現代唯一的民俗學雜誌

民俗學集鐫

第二輯

要目

每輯實價大洋五角

中國民俗學運動歌	鐘敬文作詞	程懋筠作曲
滿洲的跳神	黃有光	譯
英國童話略譯	周有光	譯
周濬風俗和傳說瑣拾	趙景深	譯
中國古代的諸神	顧頡剛	譯
巫媧考	周學普	譯
遠野物語	秋子	譯
蛇郎故事試探	周作人	譯
故事的繆子引言 (遺著)	周作人	譯
古詩的謠俗	劉大白	譯
中國古代的出繼信仰	錢大錫	譯
回教與食 (通信)	錢維揚	譯
日本森鹿三著	錢維揚	譯

據圖有台灣漢人俗行，四地的歸風處，刺刺刺王等八編
(杭州吉祥巷四三號) 中國民俗學會編行

代售處：
上海 北新書局 北平 景山書局 杭州 本會及
開明書店 古今圖書店 北新書局 各處大書局

心痕

在座的都站了起來，高高地舉起了杯兒，英雄似的毫不繃眉地將那黃色的液體灌到喉嚨裏去，有幾個雖說事後搖一搖頭，然而喜悅與驕傲是攝在他們的臉上的。大家把杯子傾提在手裏倏地一聲，就一致地坐了下來。坐下來就有人亂攪着盤子裏的菜。

除了幾個年青的人以外，餘下的盡是一些上了四十的人。他們的情調，似乎和那班年青的人不同，幾個頭髮近乎斑白的，不知什麼東西迫逼他，守着，怕的洗臉和神祕的微笑。青年人沒有兩樣，興高采烈地喧嚷着，他們白淨的臉龐，渲染着輕淡的微紅，自然這種微紅塗在年長的幾個的臉上，就不像那樣雅淡了。

「今天……」立起在許多坐着的人的中間的是一個紅着臉的青年，他像是有了一篇在自己肚子裏藏着好久的議論要發表，而又因為急切的關係不能將一口氣吐了出來。他鎮靜一會，搓着兩手繼續着說，然而聽的人，却是不免嫌

他說得太快了。他說：

「今天這樣的盛會，是多麼值得紀念值得快樂的。單只飲酒，我覺得還不能夠把今天的意義表現出來。我們看……」

他舉起手指着那幾個年紀大的，大家的目光也隨着他的手指注到那些人的身上。

「這許多老前輩今天還有機會能夠陪着我們痛飲，在過去的廿年，他們也正像我們一樣的年青，然而他們這時期是老了。可是他們一直到老，曾為我們，曾為我們的事業奮鬥過多少。他們受過多少的困苦與艱辛，而今才得在這裏飲着慶祝之酒。……」

耀眼的光輝發生在許多年紀大的人的身上，他們捋着花白了的鬚子，對這些青年人熱情的目光表示無量的謝意。隨着一個五十幾歲的立了起來，那種穩重的態度使會場浮燥激動的空氣頓時冷了下來，他對在座的諸人虔敬地行

了一個禮然後說話，他的聲音像已經開裂了的古鐘，那顫動的成分，使聽的人也感到幾分縮瑟。

「諸位，你們應該紀念的，是比我們這班年紀還要老的人，他們是我們理想的創設者，他們是我們事業的元勳。經過多少的努力，他們在困苦中作戰，然後才有今天，然而到了今天，他們大都作古了。我們當初和他們在一起努力的時候，他們的真誠，他們的毅力，使我們一談起就萬端感慨。諸位，不要忘記了他們，這慶祝之酒他們既讓了給我們來飲，那我們今後的責任也就應該清楚了。」

冷氣逼滿了全部的座位，幾位年紀大的眼眶中，有的甚至含着聲聲欲墮的淚顆。他或許是想起多少清涼的往事吧。話說的坐下了，又有一個近六十歲的老年人立了起來，他拖尺來長的花白鬍子，灰色的長袍，瘦削的臉上滿嵌着縐紋，一條條地恍惚都在訴說牠的功績。這位就是當年去刺殺大國賊李瑞增的戰士趙國武。

「剛才羅同志提起，不禁令我想起無限的往事。」說到這裏，他兩隻眼睛放着晶瑩的光，隨着他用手擠出了好久淚水。「記得三十年前，我和許多同志也在這裏暢飲過一

日，那時節成同志老一輩的人都在，我一個人席上算最年輕。唉，到今天的筵席上恰恰相反，怕要算我一個人年紀最大了吧。那個時候我們多方地受着壓迫，也正是從那一年全國代表會起，我們才開始和敵人作血肉的鬥爭。當時我們大家狂飲着酒，富於興趣的黎老同志——那時候可不老呢。——鼓着勇氣每個座位上都輪敬三杯。我們的臉也和今日我們的臉一樣，都微紅起來了。請站在我的地位來回憶一下看吧，唉，幽涼可泣的往事呵，時間却奪了好些故人，魔難却奪了好些同志，今天又還是在這裏飲着酒，雖說天下已經換了顏色，危害國家的仇敵雖說大半肅清，然而這酒樓仍舊呵！這一切的佈置仍舊呵！可是我們舊有的人呢？」他的聲音戰抖着，淚珠兒滴在他花白的鬍鬚上，一轉就找不着牠的踪跡。像是有什麼東西塞住了他喉頭，他嘴唇雖然顫動，然而聲音是沒有被人聽見的。他眼前跳動着一幕幕的慘劇，他耳裏響應着好些他熟識的聲音。在朦朧中，他看在座的人恍惚就是卅年前在座的舊客。誰都被他這戰動的音調感動了，一層不可解的悲哀的暗影進襲了各個人的心頭，有好些年青人並不十分清楚這

悲哀的究竟，他們是從來沒有參與過流血的，然而他們也隨着嗚呼起來，他們望着那趙國武花白的鬍子他們隨着嗚呼起來。自然那班較年老的人，是理會得國武所說的，他們的眼前開展着一幕幕的慘劇，他們耳裏也相應着他們熟識的朋友的聲音，終於他們是流了淚水。

燈光恍惚也暗淡了，一陣怒潮也似的市聲湧湧地傳進來，黑寂的天空，鼓着颶風灑着銅錢大的雨點。屋子裏的人，遍身都有點毛悚，就像在深夜裏聽人說鬼的孩子一樣。顯然是帶得些醉意，趙國武的臉上激動着一些紅潮，那些紅潮夾雜着悲涼的靜穆，格外地顯得他的身體似在搖擺不定。

「朋友，假如你們願意聽的話，假如我這些悲涼的敘述不妨害你們的興趣也不妨害今日這筵席的意義的話，我還可以說一段有趣的故事。這是太使我難過了，每逢我想起這回事，我就忍不住生出無窮的懺悔，我的眼淚，不見笑的話，也會源源滾滾地出來。然而一直到今天，我除掉自心的歡欣而外，我沒有對任何人表白過。……」

大家都不做聲，張着口，停着筷子一心在諦聽這位富於優美的口才的老人說下去。

「也請不必猜到這故事是關係我們的功業的，在革命的故事中却找不出這樣的事來，也請不必懸想這要說到的是一個神怪離奇的經歷，那些你們或許早就聽人說過了。這故事，唉！……讓我在未說之前飲一杯吧。……」

他提起杯子一口倒下去了。這似乎增長了他的精神。他光彩四溢的眼睛漸漸地凝定着，像說道的神父一樣的莊重。窗外的驟雨也停止了，市聲也恢復到尋常的溫度。他說了下去：

「這故事是關於我個人的，說起來，不由人不記起自己的青春。諸位，人當年少的時候，那樂趣真不容站在老了的地位來回想呀！……」

他抹着自己的鬍子。

「在卅年前，就是剛才說過的，不是也有像這樣的一個餐會嗎？我那時是一個最年輕的小孩子，開了幾天爭論激烈的會，老是想找一個散心的機會。孩子的心總是這樣的，一切都認為重要，而一切都認為不重要。那時

候，大家吃完了飯，我便跑到本地的一個遊戲場去玩。卅年前的遊戲場，自然不如現在的，那是多麼簡陋得可憐，一處是京戲場，一處電影畫戲場。中國人沒有別的什麼高尚的娛樂的理想，尤其是那個時候的中國人，他們整天到黑看見的只是刀光，聽見的是槍響，一片模糊的血肉，一片死別與生離。這些粗陋的遊戲，已經夠他們快樂了。故事就在這裏發生了，我帶着醉意，在那密密的人縫中走着，一種輕爽愉快的情緒彈出好些快樂的口調來。我來往地尋找着，尋找着漂亮的女人，那時候我對於女人已經是不尊重，因為我會捧獻過自己的赤心在一個女子的前面，而得的回答是冰冷的。可是在不久之後一個才相識不久的男子却把她帶走了，沒有別的原故，就只因為那男子的資格比我高。這種事體固然是不值得一談，直到現在恐怕還有的是，不過上帝既給與了人們以愛的靈感，可憐，我是永遠受束縛了。自從那樣一來，同時我又受了革命黨的人生觀的支配，我對於女人是不覺得可敬重了，戀愛麼？那完全是肉的交易！所以我老是只想從女人那裏得到一點性的快感。」

他說到這裏，手臂張動着，表示他的憤慨。

「我尋找，我承認這完全是大意的，到後來，我失望了。『北方的女人太可憐了。』我這樣感覺。後來我決心不再去看她們，走到雜耍台的前面，想看看戲就算了吧。然而人都把位子給佔去了。」

「『有座，這兒有人。』我走近一個空座，這女人的聲音就聽見了，而且她還望着我。」

「『人呢？』我用南邊的口音說『個人佔兩個座位嗎？』」

「『人馬上就來的。』她兩隻有力的眼睛向我一溜。」

「『不成，我得坐。』我動起蠻勁來了。走到座位，拿開了她擱在上面的錢包，一屁股坐下了，可憐的女人，她老是用驚奇的眼光望着我，而我却正經地將手交攏在胸前，像是一尊雕刻的石像。」

「可笑而又可羨慕的孩子的心情呵！那時節我的心爲勝利的波瀾推動了，一個人佔兩個座位多麼不合理的事情呵，但自己却將這不合理糾正了。比方公理被強權打跑了，而另一強權又爲公理奪回了失去的地盤，多麼高興的事

我沒有心腸看戲，眼睛雖然呆望着台上，然而一點什麼都沒有看進去。在我身旁的那一個戰敗的強權呢，我也知道她沒有心腸看戲，對我好像總得復仇。

「勝利的波瀾漸漸地入定了。不久，果然來了一個比在我身旁的更年輕的女人。這不會又在將要入定的水面投一個石塊，我擺起面孔像神煞也似的，想不用什麼別的話能夠保持我得來的地盤。果然我身旁的戰敗者立起來說話了。」

「你在上面等我吧，我就來。」她對那新來的女人說。又對我望了一眼，我的面孔，或許使她不敢起什麼惡意。然而過了一歇，我嘆息地笑了。

「細微的波瀾完全入定了，平靜的波光，映入的却是縷縷的柳絲，婷婷的花朵。我漸漸地覺得那女人眼光的熱力了，陣陣的襲人的香氣，使我自己惶惑起來。「不得了，我要屈服了。」我雖然拚命撐持着，然而我已經是把眼光從戲台撤回來望過她好幾十回，每望她一回就多增加我一點動搖的因子。」

「我仔細地打量着她，她的輕淡細長得自然的眉毛，

放光的滿含着熱力的眸子，小小的紅唇，那特別小得可愛的紅唇，沒有話可以形容得出。狹長的臉，兩邊配着烏黑的頭髮，鼻子雖說是嫌大一點，然而並沒有破壞全體的能。腰枝是那樣的瘦小。我自己承認我是受了中國人傳統的美觀點的毒，女人的身體太龐大了，我總找不出她的美點來。而她也時而低頭，時而轉背，恍惚故意在賣弄她的一切，然而我是知道她也是在打量我的，甚至注意到我的皮鞋。」

「熱力在播弄我倆個。」
大家聽得正起勁的時候，那老年人突然中止了。他吸着一管雪茄，望着那些年少的人們喜悅的臉。他們對於這些故事是極端歡迎的。正如趙國武所說：「少年人是一切都認為重要，而一切又都認為不重要」的，在這時候，他們竟忘記桌上該吃的菜了。」

「說這些話，於青年人是該負罪的麼？不，我自己認為是不該的。因為用不着誰去指導孩子們就會去尋找着這一些。這也可以說是他們生長的力。」老年人倒底年紀大了，嚙嚙得有點使青年人不耐煩。「而且這是一篇絕好的

小說，我自己雖然也喜歡文學，然而當到自己的事，就有點不知從何寫起的樣子。所以說出希望有人能夠把牠寫下來。好我說了下去吧。……」他又猛吸了一口煙。

「不知是什麼力量驅使我，也許是那酒意吧。我竟勇敢地將身體擠近她一些。我的臂膀壓着她的臂膀，那綿軟的肉只隔着一層薄薄的絲質地被我接觸了，醜人的香氣，醉人的體溫，從我臂膀上，鼻官裏電也似的掀動着我的心旌。諸位，孩子是喜歡冒險的，我也一樣，我不但緊壓着她，而且還從脅下去摸她的臂膀。到這裏，我不能不驚奇，她不動，也不表示，難道她是沒有感覺嗎？我用力在她的臂上捏了一把，她突然回過頭來笑了。

「直到放電影，我們就開始談起話來，出我意料之外的就是她的談吐竟那樣大方而有層次。我本來以為她一定是私娼之流，這樣一來，我不能固執自己的成見了。我拿一種輕狂的態度假着她。

「你上過學嗎？」我用半調子的北方話問她。

「上過。」她嘆了一口氣，呵！她是多麼懂得嘆氣的呀！我緊張起來了。「可是後來沒有上了！唉。」

「我心裏奇怪，大概是裝腔作勢吧。然而電光照在她的臉上，她的眼角像是有淚痕。

「爲什麼呢」我同情她了。

「別問吧。是我的不幸！」她埋了頭。

「大家沈默了一會，而沈默並不是有心去看電影。

「呵！你貴姓？談了半天，這倒忘了。」我笑着。

「我呀！」她遲疑了一會。「我姓柳。你呢？」她也笑了。

「我姓趙。」事後一想不對，出了毛病怎樣辦呢？

馬上我捏了一個假名字：「我叫趙庸聲。你的名字呢？」

「我叫月如」她用手寫給我看。

「我們和別的愛人沒有兩樣，盡量地沈醉着，她的靠在我肩上，我摸撫着她的軟髮，她閉着眼睛喘着氣息，恍惚浸淫在極樂的海裏，什麼都忘記了似的。我的手接觸她週身綿軟的肉，只令我生出一些美麗的幻象。

「初戀是沒有得話說的，一切美妙都在無言的中間，世間沒有什麼更美麗的句子可以點綴那奇眩的夢境。

「我真奇怪，見了你，我就像軟了，沒有法子不讓

你這樣，然而，你不把我當做下等的人看待嗎？」

「不致於。在先或者這樣想過，可是現在我明白了。你呢？把我當成什麼人看？不怕是拆白黨麼？」

「那沒有法子，是也沒法。唉！」美妙的嘆氣呀！我將她抱緊了一點。

「你不知道，我們北方的家庭，真是不開通極哪，像我們這個樣子，怕不得處死？唉！」

「我心裏在想，「或許她是人家的姨太太也不定，不管他，玩玩再說。」我抱着玩玩的態度去接近她，家庭能够管得着現在嗎？對於她的話，我只點了點頭。

「不久她的女伴來了，那是她的妹妹，她看見我們這樣的親暱，她一點也不驚疑，說了一聲又去了。

「男子老不轉好念頭」電影上放映出這字幕。她回頭望了我一下。我捏了她一把，她笑了。

「到我旅館去坐坐好嗎？」

「你又不轉好念頭了。」她笑着。

「行嗎？」我是抱着玩玩的態度的。同時手在摸撫着。

「不行。」她嚴重地注視着我的臉，恍惚想在上面尋找什麼。「別這樣吧，我的好哥哥。」她倒在我肩上。

「我知道不行。女伴的問題怎樣解決呢？然而她那種像乞憐的小綿羊的姿態，用北京的音調說出那種清楚驕滴的「好哥哥」，我有些禁持不住了。

「我像猛虎般地，絕不肯對乞憐小綿羊取放鬆的態度，伸過嘴來，在黑暗中咬住了她的嘴唇。

「我什麼都不顧忘了，前面是陷井，我也自願蹈到陷井裏去。

「到了散戲，我送她們出來。她戀戀不捨地依着我，她的妹妹在前面急急地走着。

「明天你一個人來吧！」我牽着她的手。

「她沒有回答，只聰明地對我笑了一笑。

「八點鐘」。我認真起來了。

「她還是沒有回答，可是在帶笑中點了一點頭。

「我回到旅館裏告訴一些朋友們，他們有的說我太冒險，有的是寓羨慕，妬於教訓中的。然而我却看了迷，安排着探險。」

老人家停住嘴抽煙，嘆了幾聲嗽，少年們又呈出不耐的樣子，四十來歲的幾位卻乘機吃了些菜。慢慢地，老人家敲去了煙灰，猛吸一口，在香煙繚繞的中間呈現一個得意的臉孔。

「到了第二天，我急忙地走到那游藝場去。一切我都思量好了，用種種的方法去試驗她。剛走到門口，却巧她也來了。她換一套美麗較長的衣服，格外俏皮了。他看見我，就對我使了一個眼色，不乘電梯便一直走上扶梯去，我在後隨着她。

「你一個人來的嗎？」

「是。」她喘着氣。「我有幾件事要告訴你，所以來了。」她表明她爲什麼到這裏來。

「什麼話呢？」我心裏疑忌萬端，以爲毛病發端了

「什麼話呀！」她擲身一笑。「我告訴你，在羅城這種社會是沒有法子的，我同你走在一道，遇見了熟人太不方便。我想我們不要再上去了，換一個地方玩吧。」她半天說了這一點。

「我心裏想着『大概是她設就了陷阱要害我呢！』然而口裏却說着：『你看到什麼地方好呢？』

「她不做聲。

「一看電影去吧 明星去吧，好不好？」我這是試探她，她若肯隨我去，那什麼都沒有問題。

「好。」她答應了。我握住了她的手，

「在電影場裏，我們並沒有心腸看電影。不到時候我們就走了出來。

「這是那裏？」她驚詫地問。

「車子是停在一家旅館門前，我給了車錢，推了她進去，對於她的問題我直沒有理會。

「我們走了一個房間，她很畏縮地立在屋角，用驚詫的眼光對我看，然而這眼光是多麼有趣呀！我走過去牽了她的手放在我的身上。我擁抱着她，給她一個長時間的親吻。她也很快地貼地靠在我懷中了。

「今晚不要回去。」我眼睛裏燃燒着火燄。我用手摸着她有彈簧性的胸部，她也有些不目禁了。「肯嗎？」

「不行，我非回去不可。」她遍身肌肉都在跳動着

。「唉，我見着你不知怎樣會軟了的。你這人啊！」

。「我想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長處，除了年輕。她這種話假若不是特別奉承，一定是俗所謂「有緣」的了。然而，我此刻已再沒興趣欣賞她的嘆息，因為我已經發現了她還有比嘆息更美妙的東西。她撫着我的頭，我的手在她身上這處活動。」

。「好哥哥！」她疲軟地倒在我身上，神秘的男子的手呀！牠能够使一個女子到這樣的發狂。「別要這樣了吧。」她乞憐着。

。「第三天我們又是兩個人見着。自然，比前兩日更要認識些。這時候，我們才慢慢地抽出一些工夫談談家庭環境。但是我總是敷衍，因為我想到我和她見面，這或許就是最後一次呢。」

。「哥哥，你救我！」她的淚水似乎都要落下來了。這聲音傳到我耳鼓裏，如同一個青天霹靂，我挽着她問。「什麼？」

。「你把我纏得要死，哥哥，我非跟你走不行。」

。「爲什麼呢？你對現有的生活不滿意麼？」

。「老實說，我是出過嫁的，現在是住娘家，夫家是一個腐朽的大家庭，自從我訂了婚以後，他家就叫我不要讀書了。過了門，唉，那種黑暗的地獄我是耐守又耐守地守了一年，到現在我實在耐守不下來了。我在萬千人中發現了你，我在萬千層地獄下發現了你賜與我的天堂。哥哥！你肯要我同走麼？」

。「這在我實在是一個大問題，同情和憐愛，使我對於她隱隱地負了一重責任，就是我萌了想佔有她的嫩芽。而且以她的質地，應該什麼都能够使我滿足。然而我自命是一個革命者，我是負有比對自己更大的責任的。我能夠有身家之累嗎？而且我馬就要走的，東飄西蕩，這種女子她能够吃盡風塵奔走的勞碌嗎？理解和慾望，空想和事實在我心中作戰了好久，我沒有敢馬上回答她。」

。「我知道你是不肯的。」她撫着我的頭髮。凄然地說。「實在不肯，那也沒有法子，我們就從今天決絕吧。」她伏在我身上抽噎起來了。

。「我老是在想着。她哭的事我還不知道。直到她的淚水滴到我頸窩裏，我才清醒。「你也得原諒我，我有我的

「苦衷呢！」

「你有什麼苦衷？是不是沒有錢？是不是怕我不能做一個好好的妻子？是不是你已經娶了妻？」

「都不是，都不是。我要是想到那些，遭雷打」。我有點發急了，她捧着我的嘴親了一下。

「我隨便猜的。什麼都不是，那末是什麼原因呢？」她圓着眼睛望了我，忽然她傻笑了。「我知道了，是不是爲了我不是處女？」

「好，你不是處女！正要你不是處女我才帶你走呢。」我盛怒地說。「你簡直沒有看清我！」

「好哥哥，是我不好。」牠拍着我肩頭。「那末爲的是什麼呢？告訴我吧。」爲要引起我的笑容，她什麼都做完了。「到底是什麼呢？」

「我是一個不尋常的人。」我當時老是以不尋常的人自命，說到不尋常的三個字，我的勁都大些。

「她了解我的話，馬上換一幅驚奇的眼光看着我。過了一歇，冷冷地說「那末我這尋常的人不配和你在一起麼？」她起身要走，被我扯住了。

「她的話多麼厲害呀，雖然她或者誤解到什麼乾隆皇帝遊江南遊龍戲鳳等經驗上去，（自然她是難得懂革命黨的不尋常的，我想。）然而那話的力量却是有的。我睜着白眼望了她，半響說不出話。

「你不懂，我的環境，我的志願都不許我整個地享受一個女人。你懂得了麼？」我停了一下。「我的身體一年四季在外邊跑，誰對你負男子應該對一個女子負的責任呢？」我輕輕地拍着她。

「然而，你把我弄得發狂了，我雖死也願跟你在一起，我自己有錢。」

「那末，你的家庭呢？」

「我不要了，我自己走。我只要和你能夠長久。」

「什麼時候走？」大家愈講愈擁了。

「就走，你到那裏，我到那裏。」她高興的樣子。

「那可不行，我要去幹一件重大的事，你不能去，一個月後，你在羅城等我，我來接你行嗎？急急地走，什麼事都不能夠預備清楚。」

「她最初懷疑，終於承認了。再三叮囑地說：「你」

定要來呀，不來，我可也活不成了。」

「假如我死了呢？……」她趕忙用手掩了我的嘴。

「你那裏會死呀！……你死我也死。」接着又來一個美妙的嘆息。讓空氣靜默了一會，她又說了一些朝好的方面想的話。突然她似想起了什麼的鄭重地問我說：「你知道有個杜十娘的故事麼？」

「我知道她的用意了，她生怕自己也做杜十娘第二。」

我故意裝着不知道說：「沒有聽見說過。」然而我又笑着補說了一句：「你真聰明呀！聰明人是不會做杜十娘的。」

「牠笑着死勁在我嘴上親了一下。」

「朋友，我那時候真有些迷惑了，無論她的肉體她的精神都有力量使我迷惑。在無意中我的脚不知不覺又踏入了愛的羅網。據朋友們的觀察，說我的顏色簡直難看極了，他們爲了愛護我，天天來逼我起程，使命是到一個偏僻的地方去做開創的工作。我心裏雖然苦惱，然而我是有志的，我是不肯食言的青年，終於我接應兩天以內起程。」

「我想將這孽緣斬絕了吧，或者不要自陷日深。但是那裏是能夠的事呢？我一天不見她就惶惶無主。朋友，你

們能說絕對理智的話麼？你們能不畏從熱辣辣的當中別離

麼？如果真有這種人，那我敢說，他是沒有嘗過真的別離的滋味的。而且當時我想到我自己，想到她的身世，想到那偏僻的山國，何處去覓伊人的影子呢？我們的夢，在我自知是無法實現的，然而却不能夠不陪着人家睜着眼睛做夢呵！說不扯謊的話，我們當時是哭了，我不知道她心裏想些什麼，她也不知道我心裏想些什麼。只有「重見」兩個字在我們眼前車輪也似的轉動。

「最後的兩次相聚，快樂的成份加多，悲傷的成份也恰成正比例。我睡熟了，她替我蓋了被頭，我的手巾用髒了，她替我洗得清清爽爽儼然就是我的妻子，我們浮蕩者所夢想的天國，我全部領受了，那溫馨的花園呵！直到此刻我還是沒有忘記的。」

「最後一次。她拿了一張相片來送我，還寫了她住的地址，這是她從來不肯告訴我的。最後一剎那却不能持守了。她的臉色蒼白，疲弱的身體，左右搖傾，恍惚昨晚她在錢行的筵席上，爲我祝平安時所喝的酒，還沒有完全清醒似的。我望着她的樣子，心裏說不出的難過。『唉！姑

娘，你能夠守候我嗎？這遙遙的無盡期。……」我這樣想着，忽然她慘厲的聲音發動了：「一個月呀！哥哥！你不要騙我，我一騙就會死的。唉，我恨不能知道你消息。」

「跟我一道走，這樣？」我興奮地抱着她。然而還沒有等到她的回答，我自己又冷冰冰地說了：「不行呵！還是等一個月再見吧。」

「可是一個月後你一定要來哪。來了，你在我門前來往地走走吧，我一定出來看你。」

「好」我低聲說了一個好字。

「在外面第一身體要緊。別再這麼優了，天氣熱得這樣還蓋上棉被。」

「說到這些細微末節上來，我的心是極受感動的。我緊緊地抱持着她。她說一句我親她的嘴一下。」

「還有那相片，你好好的收着吧，寂寞的時候，就拿出來看一看，我總會使你快樂的。」她的淚水滴在我手背上，然而她還是笑着。

「忽然她立了起來，清理自己的頭髮。空氣在這時候死寂得可怕。我埋了頭在我自己的手掌裏。」

「有剪刀沒有？」她問我。

「沒有，我去借。」我跑到理髮部裏去借了一把剪子來。遞給她，然而我不知道她有什麼用。

她揮地一聲，剪下了一束烏油的黑髮，清理了一下，用紙包好塞在我手心理。

「我們大家都不說話。我握着頭髮木然地站着。」

「怎樣？哥哥。」她推着我，我笑起來了。「哥哥，一個月。說，一個月，一個月！」

然而我是沒有回答。

「說一聲吧，「一個月」。」

「我還是沒有說，却滾滾地擠出一些珠淚來了。」

「她爲我拭了淚，親熱了一會，然後我在濃迷的淚眼中送了她那苗條美麗的影子下了樓梯。」

「唉！……」

「美妙的嘆息！」一個年青人把他的話打斷了，在座的人都笑了起來，然而那笑聲就和閃電也似的，只在空中這麼一抖，又給什麼東西鎮住了。

老人家也陪着苦笑了一下，將熄了的雪茄又燃着了，

愕然地望着那些在吃菜的人，他覺得他們吃菜的手藝恍惚都生疏了，筷子在他們的指枱中微微地顫着。他重喘了一口氣。

「還有麼？」一個年青人問。

「有。」他飲了一鐘酒，抬了一抬手，那手掌伸出的靈活，恍惚恢復了他的青春。彈着烟灰，又接着說了下去。

「自然，我到了一個遠的地方，去為我們的團體服務，諸位，請想像吧，一個從極樂的天堂突然墮落在地獄中的人，那是比原有在地獄中的人要若干倍的可憐。我那個時候，對於一切都感厭惡，那揚塵撲鼻的街道，那瘦精精像沒有充足的水分的樹枝，使我覺得沒有一樣不是多餘的設置；沒有一樣不是在故意使我生氣，在譏笑我。然而我有什麼法子呢？團體的命令，我不到時候不能離開，我的確是有些想她，從前的那種「玩一玩」的態度，都變成了真真實實的懷戀。所以我雖然勉強守在那裏，而自己的心却老是在她的身旁。「一個月」的約期，當然是不會有希望的，一直在那地方守了兩年，沒有一時一刻有使我離開

的機會。

「終於還是離開了那裏，重到了羅城，隨後又到北邊去，在羅城雖然只有幾天的勾留，然而我尋覓她差不多是天天的事，酒樓，那遊戲場裏，她開給我的地方，我終日在轉着，然而却沒有她的影子。

「又過了五年，我爲了刺殺李瑞增的事打羅城經過，那時候、我是什麼都失意了，平素期待着的美妙的時期，恍惚始終是不會來了，婚姻問題是失望了。所以我毅然決然地在團體裏請下了這個命令，意思是想早點結束這生命在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上面。我重來到羅城，什麼也還同今日一樣我總想在這時候能夠和當初贈髮的她再見一面，也使她知道我是怎樣「一個不尋常的人」？也許她能夠在聽到我就義之後爲我灑一滴眼淚。人到了那種時節真說不出

的氣短，老是想些身後的事情，其實，顧到身後有什麼用處呢？

「在羅城等了幾天，只等李瑞增到羅城來歇息，就可以動他的手。在旅館裏住着，把一些女人送的相片都拿來燒了，她的頭髮也燒了。因爲我自己知道不必再需要那

些東西。

「喲，頭髮並沒有枯乾，燃着火的時候，一陣薰人的臭味直鑽到鼻子裏來我恍惚看見她在身旁立着。我在解脫自己之前，先解脫了這些。」

「誰知我在大功告成之後還沒有死！今天還有機會和諸位吃這一頓，這故事也想不到會藉着大家的興致說出來。」

「羅城！羅城！我永遠不忘的地點。」

他的話似乎是告終了，酒意上了他的眼球，紅的絲線也漸漸加多了。他從窗子外邊望過去，那晃晃的正是△△游藝場屋頂的活動廣告牌，呆了半晌，頹然地坐下了。

「我不知道她到底怎樣了？又無法問起。生命雖然還有多少年的奄留，然而重看見她，大概是不能夠的事。」

他沈思着，那樣沒有力氣地倒在椅子上，剛才的精神不知逃到那裏去了。烟絲是疲軟地從他口裏噓出。

「唉！樂園，我尋找着了，然而又被我自己失去。」
席將近散了，冷寂的空氣，仍在空中抖動，人們誰都

守着沉默，只有活潑一點的青年肯偷偷地望老人家一眼，

他們不是和老人家一樣在回憶失去的樂園，而是在嘆息光陰的力量。

窗外又是一陣驟雨，市上也隨着起了一片劇極的騷動。在那豎雜的聲音的當中，看得出老人家一幅苦笑着的臉。

十九年八月廿四日在石家莊正太飯店中百無聊奈時寫。

我祇是跑

陳守梅

我祇是跑——那燈火離我至多不過半里，但我跑了許多時候，還是沒有到，牠和我之間的距離，看過去還是半里，我，雖然已經跑盡了我的身體，跑盡了我的力量，跑糊塗了我的意志——但，但我還是跑啊！

我又跑了半天，而，而這個冤術的距始終還是半里，牠引誘我，却又暗暗的離開了我！

但他却又始終在前面招手。但我還是跑，還是跑啊，雖然我已跑盡了我的身體，跑盡了我的力量，跑糊塗了我的意志。

回教徒怎麼不吃豬底肉

婁子匡

——復江紹原先生

大教早已收到，而且業經錄入第二輯民俗學集錄了。

這問題，我以為的確不是「毛細的事」，也不「瑣碎不堪」，更不覺得「對象太小」呢；牠終究是聯系着一個重大的問題——食。

說到「食」的問題，誰都要去研略究、查略考。「食忌」呢，不去說宗教上的禁忌，各地正也儘多食忌的俗信，要是某種食品是禁忌不吃的，這種食品好像是會剩餘，不消費，但是實際上却不是如此，鄉下姑娘怕梳不光髮髻，男孩子怕抓破了書集，忌食的雞爪，却儘多着大男女們去啃皮嚼骨抽骨髓；有人爲了烏鯉魚拜北斗不該去吃牠，但也會有張三李四和孫六，要把烏鯉鱗剖腹醬烤油煎的嚼那紅燒的味道。

假使我們把這多量的資料收集起來，一定比衛生家在這樣的暑天提倡忌食葷腥這件事要多萬千倍的趣味，而且

復而又雜。

先生談「食」三次，首次錄可蘭經說回教徒不吃自死物，血，豚肉，勒死物，傾跌死物和氈死物。二次是查考回教與食的淵源。三次是講兩個摩洛哥豬的故事。

前後左右有些「矛」來「盾」去的閃影，這似乎是道不同，不相爲謀；食互殊，那就互搏的留痕。你徵求這一類的資料，我所得的，理應敬獻！

第一件祇是回教徒和非教徒的爭鬧，本來無待我來轉告，不過這却是咱們中國北方山東河南河北甘肅這些地方的回教徒和非教徒的爭鬧，覺得是自己家裏的事一般，所以還得告訴你。

北方——指山東，河南，河北，甘肅……信奉回教的人數是不少，他們自稱叫「在教」稱不「在」教的人叫「大教」。「在教」人不吃豬肉，不「在」教的人多吃豬肉——回教徒稱大肉。因爲這個原因，所以不「在教」的

吃豬肉的人往往譏誚地說豬是回教徒的祖宗，但這會使一般回教徒勃然不悅，甚至大打出手的。回教徒還是自尊得儼然三十六的分「在教」和「不在」教，因此也難免使「大教」也者「想盡想絕」的挖苦他。

有一個甘肅的傳說，是一位打從甘肅經過的張君，告訴我們的夥友朱善揚的！故事是：

相傳有一豬精名豬八戒者，在高老莊上一個回人家中招了親，不久就生了一個小豬八戒——回回。

當小豬八戒生下沒有幾天功夫的時候，恰巧唐僧往西天取經，路過這個高老莊，豬精八戒便被唐僧的隨從孫悟空收服，願隨唐僧到西天去取經。臨走的當兒，豬八戒同他底妻子訣別，他底妻子便問道：

「你幾時回來呢？」

他答道：

「西天取經，千山萬水，回來沒有一定的時候；或者到了那裏，成佛化仙，不回來也說不定。」

他底妻子便說道：

「那末，請你留個紀念的東西，將來我們的兒子

長大成人以後，如果你真的不從西天回來的時候，我好着他拿了你的紀念品作證，到西天去看看你阿。」

於是豬八戒便把他自己平日所最寶貴，最可愛的茶壺茶碗各一，留下作紀念的東西，別離了妻，子，隨唐僧一夥人到西天去了。

後來豬八戒同唐僧到西天去，受了千辛萬苦，把大藏經帶回東土，和孫悟空等一同成佛，住在西天，再也沒有回高老莊上去過。

等到小豬八戒成人的時候，他底母親——八戒底妻——命他到西天去看他底父親，便把從前八戒臨別時所留的紀念物——茶壺茶碗，交給他帶去作證，並對他說：

「你底父親在西天成佛，你到那裏去看他。他

底面貌極醜，耳朵像蒲草扇子一樣，嘴巴好像黃瓜一般，走起路來，哼哼不已，好像有病似的，似一見就會認識他的。如果他不相信的話，你就把這茶壺茶碗拿出讓他看了作證。」

小豬八戒聽了母親吩咐，便收拾行裝往西天的路

上去了。但去後沒有幾天功夫，他便哭的和淚人兒一般，空着手回來。他底母親很詫異的向他追問原委他答說：

「兒在路上一時大意，把我父親的壺茶茶碗摔碎了；怎樣才對呢？」

他底母親接着說道：

「好孩子！這個不要緊！我給你畫一個茶壺茶碗，拿上你父親能認出我底筆跡的。不要發愁吧！」

於是小豬八戒取來紙墨筆硯，讓他底母親來畫。

畫好了，他拿着畫片，很高興的又向西天的路上去了。走到崑崙山下，遇見一位牛精牛魔王。他看見牛魔王面貌奇醜，耳朵也像蒲扇的樣子，嘴巴也像黃瓜的形狀；因而很注目的向牛魔王端詳；意欲辨別究竟。那知牛魔王見他這樣呆看着自己，知道其中必有緣故，所以向前走了一步，問道：

「喂，你上什麼地方去？有什麼事情？」

小豬八戒聽見人問他，於是他就一五一十的把自己的原委向牛魔王說個清楚。牛魔王聽了，自己想

着：

——對！唐僧取經，我吃過他底隨從孫悟空豬八戒等人的大虧，現在機會到了，何不設計報復？

牛魔王一眨眼，計上心來，於是假裝着驚訝的樣子說：

「呵！原來你是我底兒子呵，我就是你底爸爸呀。」

小豬八戒本來就有幾分相信，再經牛魔王這兩句話的解釋，自然是沒有半點疑心了。於是就錯認牛魔王爲父親，跪在他的面前，道過不孝，並說他的母親在家相思之苦，請父親——錯認的父親——回家一敘。

牛魔王還裝着躊躇的樣子說：

「我現在成了佛仙，不願再入紅塵，你母親既然想我，可於某月某日夜間，在家相候。」

小豬八戒聽了，滿心歡喜，回家覆了母命，並且說明父親的來意和時間。

到了牛魔王和小豬八戒所約定的某月某日夜間，

豬八戒的妻子在房中等候丈夫，小豬八戒在門外等迎父親。果然，忽然一陣暴風吹來，牛魔王便到了高老莊豬八戒門前。小豬八戒迎進家中，讓牛魔王到母親的房中歇宿，自己便另屋去睡。誰知牛魔王一進房門，小豬八戒的母親便認識不是她底丈夫，知中別人奸計，總想向外逃跑。牛魔王見機而作，使用他的強橫手段，把她抱在懷裏，強行姦污，她因疼痛不堪，高喊了幾聲牛——牛——，便昏昏死去。

自然，牛魔王見禍已臨頭，早就逃之夭夭了。

小豬八戒聽得他的母親喊叫牛——牛——的怪聲，急忙趕到母親房中，只見血跡斑斑的母親屍體倒臥地上，却不見他錯認的父親牛魔王了。他知道這是中了牛魔王的奸計，這裏先把他母親安葬，決計再要到崑崙山上去報仇。

他把母親葬好了，便向崑崙山走去，到山下遇見了一位羊精羊角大仙，問他到這裏有什麼事情，他便把牛魔王怎樣的行爲，怎樣的狡詐，怎樣的可惡，一一說了，並道：「我非殺死他不足以復吾仇。」羊角

大仙和牛魔王是一夥的，聽了小豬八戒這一番話，當然只有替牛魔王爲力。所以羊角大仙還裝着傷悲怨恨的神情答說：

「可恨！可恨！我去替你探聽消息，如果牛魔王現在山上，我來導你上山，暗用計策，把他殺死，以復你底大仇，以雪你底大恥。」

小豬八戒不知他倆的底細，讓羊角大仙上山打聽消息，自己仍在山下相等。那知羊角大仙上山來，對牛魔王說了，便同牛魔王逃往他山。小豬八戒等了有半天功夫，還不見羊角大仙轉來，知道又中奸計，於是自己上山，親找仇人，一連找了幾年，不但沒有見到牛魔王的影兒，就是羊角大仙的踪跡，那裏找尋得到。因此，小豬八戒對於牛魔王和羊角大仙，恨得入骨，立誓要殺盡天下牛羊，以雪家仇。所以直到現在，回教徒不吃豬肉，還是殺牛殺羊。殺牛的時候，應誦兩句經語：「不該，不該，真不該！你不該弄死我奶奶。」並且在門前還得掛招牌，招牌上畫着小豬八戒底媽所繪的茶壺茶碗，一面還在找尋豬八戒

——回教徒的祖先，一面紀念慘死的小豬八戒底媽
——回徒底祖妣。

傳說的演成，爲要使「四面門壁俱全」，終於講述得如此的冗長了；但是一言以蔽之，就在說明因爲如此如此，回教徒所以不吃豬底肉的緣由。這不但不像可蘭經和舊約說是爲了豬是不淨之物，也不似摩洛哥人傳說的爲了寡婦分不到豬肉，因此而不吃豬肉的。至於這傳說產生的時間，很明顯的是在西遊記作成以後，把舉名的動物精靈牛（魔王）羊（角大仙）豬（八戒）做了譏諷的資料。於此也更可以看得「大教」底挖苦回教實在不淺呢，從這不吃豬肉的事件。

還多哩！向回回不祇借豬牛羊來挖苦，還要親勞紅臉大帝關老夫子用青龍偃月刀向回教直劈呢。閑話不說事屬如此：

有一天，關夫子騎上赤兔名馬，威風凜凜的提刀跨雕鞍，走到回教寺。突然看到一橫匾，上題「西方主人巨」五個大字。——聽說回教寺多懸這樣的字匾，可惜杭州穆興中學放了暑假，我不能跑到保祐坊

鳳凰寺去一看。——心裏有點氣不過來；他老人家想，我在東方已經得了許多百姓信奉，家家戶戶，誰不膜拜於俺馬下，你這回回教，竟敢從西到東，和俺爭個上下。越想越氣，這時候雖沒人替他在旁打罷了嘩喇喇的三通皮鼓，他已拍馬掄刀，直望這橫匾劈去，方纔怒氣少息。巧極了，匾的，截斬了下來，那「西方主人巨」五個大字，祇剩做「四方王八且」了。

「王八且」是罵人的話。從「西方主人巨」的匾額，而被晉做「四方王八且」，這是多難受這恥笑呵，河南洛陽一帶的回教徒。——這故事是招勉之夥友告知我流傳在河南洛陽。

今年的西湖這幾天連熱風也不吹，回想前兩年共酌在虹月樓上急風報驟雨的天景，鬚鬚是圍爐和嚼冰；我熱心熱腦熱手臂，實在不便多想多動多說話了呢。

借花獻呈。 謹祝

你和你太太康樂！

婁子匡

二十一年夏西湖天竺香市前三天，應復於心氣和平室。

巴黎沙龍，五十週年

岳 崙

Société des Artistes Français, — Salon de Paris.

世界知名的藝術集團，首推法國藝術家聯合會的集團，而該項集團所產生的展覽會，當然也是推重該聯合會所創辦的展覽會，即吾人所熟知的「巴黎沙龍」。

今年的五月是他五十週年紀念日，巴黎最近的消息，稱該會將籌備舉行五十週年紀念大典，以慶祝他的成功。

巴黎沙龍，五十週年紀念，聽去却是很奇異，他的誕生的日子，是在五十年以前，早已存在，為什麼還在五十年紀念？不知他的歷史的人們必是這樣說的。再進一層的質問，彙讀關於美術的文學，已經是常常見過這個名字，可是記的年月，計算起來，實際是不止五十年了。最顯著的歷史證據，印象派集團的畫家，在一千八百六十七年的巴黎沙龍，受着很大的刺激，他們的作品被陳列在一間預先定的一間「惡劣畫陳列室」中，根據此點，巴黎沙龍的誕

生，當然是在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以前，是毫無疑義了。不錯，這樣的追問，理由至為充足，那末，這五十週年的舉行，必有原因，茲將其歷史簡章的申述，就可說明其舉行五十週年的理由。

實實在在，巴黎沙龍的初期，由政府創辦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是無定時的，過後改爲每兩年舉行一次，但是陳列者限定爲皇家美術委員會的會員。在法國第一次革命時——一七八九年，才公開的允許一切藝術家參加。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以後，定爲每年舉行展覽一次。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取消由政府主持，解爲藝術家自辦。依照這一段歷史的證實，巴黎沙龍的產生，確是早得很，由是可以將他分成三個時期：一六六七年至革命時，爲政府主辦，政府專有的時期。革命時至一八八一年，仍爲政府主辦，但

是為改爲公開的時期。一八八一年以後，由藝術家合辦而正式經政府認爲公共有益集團，成爲社會性民衆性的時期。再用「動物受胎」的方法，可以把個分配爲三個變形的時期。一千六百六十七年，是受胎時期。一六六七年至一八八一年之間的二百十四年爲胎的成熟時期。一八八一年爲成形而產生的時期，以後就是他的新生命開始，爲社會組織物之一份子。所以謂今年爲沙龍之五十紀念的理由有根據了。不是任意創說。再將他五十年前的誕生時候的情況和經過，更詳細的敘述一番，那末；對於他五十紀念的疑感更可冰釋了。

五十週年紀念日，好一個於資望和榮幸的年齡！五十歲！不但人們去慶賀他，就是他的本身又不知快活和驕傲甚麼似的！這半世紀已成功的過去了，我們相信可以再參加他百年紀念的盛典，倘若我們自己不拋棄宇宙而西邁。趁着這個當兒，我們生存的當兒，回顧他從前誕生以來的情况，這一段光榮的歷史實用回顧的價值。

一千八百八十年十二月十三日，褚克 Turgut 先生美術部的秘書，用美術部的美術委員會的名義，表示他們

的誠意和祈望，從此以後，讓各藝術家自己籌，舉行每年的展覽會。

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一月十二日，組織一個九十委員的委員會，於是此「九十」委員被選任而產生了。聯合會的基礎同時也鞏固了。第一次的展覽會，實際是在一千八百八十一年，那末到今年五月實在是五十一一年，爲什麼今年還在這兒舉行五十紀念呢？這又是一個緣由，因爲此新組織的集團一直到一八八二年方正式立案被認爲公共有益集團。第二次的展覽會方得着成功的勝利。

從此以後，每年按時舉行於實業部的沙龍才算是國家的沙龍。地盤不够支配一切畫副，使畫副疊掛到天花板邊，所以到一千九百年纔遷移到大宮 Grand Palais。舉行，在開始時期的沙龍，一像現在的情形，初年的時候，不收入門費，參觀者都是被邀請的，加之在那個時候是女性爭美的一個宣傳的地方，她們穿着赴沙龍的服裝好比赴「特獎大賽馬」似的。

一切藝術界，文學界，新劇界，軍政界，新聞界的名人，集合在此狹小的沙龍中，想想看，多麼熱鬧可多麼擁

擠！這樣的竟遷延好幾年呢！

法國的藝術家同集一地展覽作品，此沙龍要算是第一個，也要算是第一年，就在這一年，馬勒得着偉大的成功，接受榮譽章而成爲不受獎 Hors Concours 的藝術家。同時想着其他一切的成功藝術家。有這樣一種偉大的精神和卓越的成績，所以該會決議今年舉行五十週年紀念，預備將已死去的名家的遺作徵集陳列於沙龍的榮譽室 d'honneur 以爲此次沙龍之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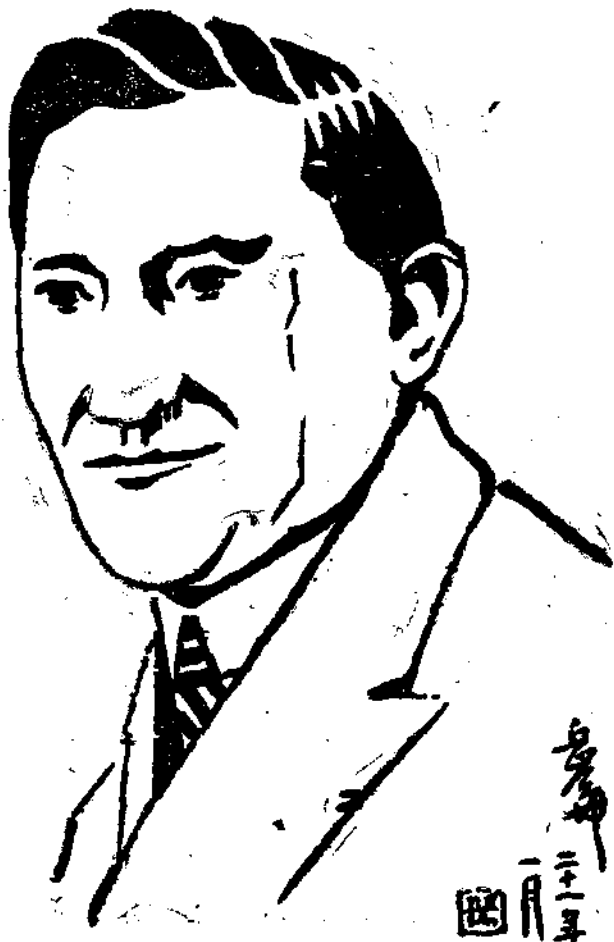
一切遺作——油畫，雕塑，細刻，建築圖或模型等，擬向魯佛爾美術館，巴黎市政府，各省區美術館以及鑑賞家收藏家等接洽，借用名家的代表作品百餘件及現在生存的得過榮譽章的作家的代表作，集合陳列，必有可觀的盛況。對於過去和現在的成績怎樣？可以不必去問別人，祇要去參觀此次展覽會，陳列的作品就可以給我們一個比言語訪問而確實的一個表現和答覆。

有這樣一種表現，就可以答覆從前一般否認的人們，而糾正他們過去的一切錯誤。

這是第一次，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法國藝術家的「活

的天才」的團結。在此時代中方引起一般民衆的注意和認識「真的藝術」。所以五十週年紀念，有舉行的價值，有紀念的價值，更有給人一個回顧的必要的機會。

聞此紀念大典的籌備，由該委員會公推沙巴德先生



Fernand Sabate 辦理一切。沙先生是美術部高等委員會委員和該會的委員。一九〇〇年得第一羅馬獎，一九二六年得該會的榮譽章，富有經歷和學識淵博的沙氏，當能給參觀此沙龍者一個很圓滿的同情和印象。

岳爾寄於羅馬。一九三一年一月

假使我在這時候死了

曾今可

假使我在這時候死了，一定會比我生存着更使人注意。社會上少了一個我這樣的人，正如多了一個我這樣的人一樣，沒有什麼關係。朋友們也並非有一定要希望我不死的理由的原因，如果我死了，一定有許多的朋友會悼惜我，甚或因我之死而悲哀，說不定生着時不甚有人注意的我，死後倒反會很使人注意。一些先後愛過我又悄悄地離開了我，和我宣告了訣絕，以及至今仍在愛着我的女郎，她們如果接到我死了的消息，也一定會流淚。

然而我却不得死，這是我底苦悶。

假如我真的在這時候死了的話，我會有意想不到，夢想不到的幸福。一個人為追求他底幸福而生，又何嘗不能為追求他底幸福而死？所可惜的是我還沒有到該死的年齡，連一點病都沒有，雖然我覺得假如我在這時死了我會幸福。我是一個沒有勇氣的弱者，於生於死皆然。所以我是談不到自殺。惟一的希望是在夜間我正做着好夢的時候，

會有人來一刀殺了我；或者在馬路上走着的時候正好遇着巡捕和綁票匪開戰，不讓我逃開就一顆流彈飛在我底頭上；這樣，我死得並不痛苦，我仍像是在做夢一般。我出門時總要帶好幾張名片在衣袋裏，名片上有我底電話號碼，假使我真的倒在馬路上，或者被巡捕送進了一個醫院，他們就可以照着這號碼打電話去通知。新聞記者一定會趕來，他們中還有些是我底朋友，第二天的日報上，或當天的晚報上，都會有特大號字印着我底姓名。

至少在著作界或讀書界會起一陣動亂吧，如果在報上真的有了這樣用大號字記着我底死的消息。

當然，在著作界我有着好些朋友，在讀者中也一定有好些人會對我的死歎息。我有過十幾種著作出版了。為了我已經出版了的那些著作，我也羞愧得要死，巴金高植和一些愛我的朋友都勸過我改一改作風的，就是說叫我無論寫什麼要寫得深刻點。他們底話是一面明鏡，照出了我底

作品中底男男女女都是淺薄的；這可知我底作品的淺薄爲如何了！然而，這樣淺薄的書，已經有幾種再版了，並且初版不及兩月便會賣完，而各地書店仍紛紛來信添配。也有些朋友，（認識的和不認識的都有）竟會給我以過分的誇獎，什麼『成功的作家』呵，『將來會寫出更偉大的作品』呀，『每一句話都是一團火』呀，『每一首詩都如一朶朶的花』呀，使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不是在哄騙我！然而他們底愛我之情我是只有感謝。自己也很久以來就下了決心要把作風改一改的，但寫出來的東西依然是淺薄，淺薄！將這樣淺薄的東西一批一批地印出來，這是著作者底罪惡。然而作者爲了要拿作品去換錢來買飯吃有時不得不違了自己底本意來寫作，這也是事實。我却不願這樣來自圓其說，我自己承認只寫得出這樣淺薄的作品。也許因爲我所見到的只是些這樣淺薄的人。如果一個我這樣淺薄的人死了，竟會有人來爲我哀悼或歎息，這似乎是那些哀悼歎息的人們底淺薄了。如果我現在死了我定然會比生存着幸福，我是絕對的相信。然而我却連一點病都沒有。

死，於窮人和流浪者是有恩惠的。有人說我不是一個

窮人，說我不是一個流浪者，因爲我有職業。我底生活於是被一部份的朋友們羨慕着。他們是沒有職業的，如毛君，袁君屢次因爲困窘得無法來問我借錢，我還能十元，二十元地借給他們，我才覺到我是應該感謝我底生活。毛君因爲找過我多次而不好意思來找我，就叫他底愛人來向我借三十元，我只慚愧地給了她十元。袁君有一次被房東逼得無法來問我借錢，雖然我實在是沒有錢在身邊，後來我還是在設法給了他十元，並留他吃了一頓中飯。這是一位舞台上的天才，却一寒至此！滬戰後，我窮得要命，各處的稿費又拿不到。有一個清晨，程君跑來看我，我和他並不是很熟，不過會過一兩次。他先和我談了一點別的，後來就談到要問我借錢。我告訴他我很抱歉因爲我實在不是有錢的人，而且現在也很窮。他又低聲地對我說：『無論你怎樣窮總比我窮得好一點，借給我五塊錢吧！若沒有五元就兩元也好！……』我知道一個受過教育的青年不是被生活壓迫得無路可走決不會開口問人借錢的，我非常的同情他，我把我袋裏僅有的兩塊現洋給了他。想着將來自己底生活，不寒而慄！

雖然年紀不過三十左右，人生底甜，酸，苦，辣，我都嘗過；我曾深入「人生」中。但在過去去「人生」中我沒有看到真，美，善。也沒有看到光，熱，愛。我在過去的三年間經歷得太多了，我革命過，戀愛過，我還做過官；我也經過不少的困苦。在這裏說不了許多，我將來想寫一篇自傳。希望我以後可以寫出一些值得人去看的東西。但我却不是戀着生，我是說如果我沒有死的話。

我是無日不在理想着一個美麗的死的，我是如何地不願而且厭惡着平凡的死啊！正如我厭惡着這平凡的生一樣。

最使我可以安心去死而且可以在死中得到安慰的，是一些和我相愛過以及現在仍是與我相愛着的女孩子。

假使我現在死了的話，除了我底妻一定會很悲哀之外，還有十個以上的少女會爲我掩泣。她們在最近五年中先後地（亦有同時的）和我相愛過。第一個是P。她因爲怕逃不了舊禮教勢力底制裁，終於和我訣絕了。在她未和我訣絕之前，我倆在夢一般的生活享受過青春底快樂。自從我給了她「訣絕之書」以後，我就假設地把她處置於「

死」，借了「死」底偉大來永保她底青春和美麗，以及她和我底愛。這處置我認爲是很適當的。有時我亦這樣假設地處置過我自己。現在，我連一點病都沒有，我暫時是不會死的，我也想把以前的我位置在墳墓裏，而今後的我爲新我，或曰新吾，新生。如是，我除了不動筆，如果我愛寫，就得寫點比較像樣的東西出來。第二個是桃麗。使我瘋狂地在青春中享到人生底樂趣的是她，使我精神上永遠痛苦的也是她；那時她住在一個美國人底家裏，我在那裏讀英文。於是我們就相識了。到後來我倆相愛了很久她才對我說，她在第一次見着我時就愛着我了。她底英文程度比我好，因爲她從小就常和外國人在一起，且一連在外國學校讀的書。自然，除英文外，無論什麼她都不如我。她常教我讀英文，我也常教她讀中國書。那時我常穿中國衣服，一到那位美國人家裏，那些頑皮的美國小孩——其中有十六七歲的——就高叫着 *China-man*，在外國人底習慣叫中國人爲 *China-man* 是一種不恭敬的意思，應當叫 *Chi-nese* 才對的。雖然在字典上這兩個字的意義完全一樣。經了桃麗的屢次呵責他們，以後那些頑童才會和我道早安或

晚安。有時還會這樣問候我：『How do you do, Sir?』可見外國小孩還算是有禮貌的。當我和桃麗一同出去的時候，小孩們送出門外我們走遠了他們還在揮着小手。有時我和桃麗在花園中散步，小孩們尋來了，他們手牽着手，圍在我倆底四週，跳着舞，唱着歌；桃麗抱了其中最小的——一個女孩子狂吻着。我就和他們說了再會。桃麗是使我最難忘的一個人，雖然她是離開了我三年，也沒有寫過一封信給我，可知她是在如何的懷恨着我啊！第三個是露，她和我有『至死不忘』之約的。在一個春天的黃昏，她給了我一個詩意一般的約會，爲了歌詠這約會我寫成了好些首詩。後來她終於離開我轉學到香港聖保羅女書院去了。第四個是個不能說出她是誰來的女孩子，年紀很輕，也很美麗，曾經在汽車中無言地倒在我底懷裏。她現在也不在我底身邊。第五個是AN，她有着一雙霧一般的眼睛，還有着優美的身體，曼妙的歌喉。有一天，她來看我，我鎖上了亭子間底門出外去了。她却站在亭子間門外等我等了三個半小時之久！二房東看見她站久了才借一條板櫬給她坐。我回來了，她沒有給我一句怨言，只給了我無數的熱吻。

我到她住的地方去看她，她總是留着我不肯放我回來。有一次，我病後住在東亞旅館，她一個人到旅館裏來看我，慰問我，吻我，陪伴我至深夜。然而我們間，純潔的，上帝可以作證。第六個是一個所謂『摩登女郎』而放蕩無聊的，她留給我的印象很壞。我不願多說關於她的話。我從來沒有想過愛她，而她對我的引誘迷戀却經過了一個很長的時期。她也會自動地投向我底懷裏，我底心並沒有受到什麼感覺，在那個時候。第七個，這是個太令我迷醉的女孩子！我不忍在這裏說出她底名字。我愛她，我永遠愛她！然而我始終不曾這樣告訴過她。她說，她在夢裏夢見過我，夢見我吻着她底頭髮，她靠在我底胸前弄着我底領帶。我送她在一個中等學校去讀書，現在她已由『父母之命』而與一個商人底兒子訂了百年之好了。第八個是一個至今還未會過面的高中學生，她把她底心呈獻了給我，也抓住了我底心。我告訴了她，我是已經結婚的人，但她不因為我是『已結婚』而不與我親近。她幾乎爲我而失去她底自由！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又照着她信上底話，用了假名到她學校裏去看她；誰知她底父親竟先我而在會客室！

關了一幕小小的滑稽劇，我就匆匆走了出來。但我和她底感情並不因是而稍減，在精神方面我們是一天一天地更接近。第九個是一個嬌小可愛的聰敏的女郎，她說她要在我心頭底城郭上栽一株薔薇，她又說她爲我開了久已關閉的心扉。她會瞞了她底父母和朋友偷偷地跑來看我。她亦知道我是已經結婚的人，然而她仍在愛着我！最後一個——第十個，這是今年夏間在廬山腳下認識的一位少女，我底那首山中便是爲她而寫的。雖然只短短的歡聚就告了別離，她是常在我底想念中。她是永爲我所依戀！讓我爲這山中的少女祝福吧！我不能忘了她底嬌美正如我不能忘了廬山底偉大一般。我會重訪廬山的，並且重訪那山中的女郎，在不久的將來；如果那時候我還如現在一樣地活着，一點病都沒有。其餘的愛我或恨我的人還很多，倘若他們聽說我死了會有一種什麼感想，我是不得而知。但這十位女性如果知道我是死了至少有八人會爲我流着傷心之淚我是敢於相信的！P 雖然和我訣絕了。但她和我熱愛過很久，對於我的死定會感到相當的悲哀。桃麗，啊！以前她比P還要熱愛我，她是爲我而永遠獨身的了！雖然她是深恨我沒

有和她結婚，假如我死了，她也會原諒我的。她會祈求着上帝保佑我啊！露吧？她也是曾被我底熱情感動過而說過我們底姻緣不是偶然的話的。她尤其愛讀我底文章。假如我是死了，她定會對她每一個朋友這樣說：『我失去了一個朋友啊！他底文章使得我流過淚哩！』AN底朱唇上印着有我無數的吻痕，倘若我死了，她也是不能不流一點淚的。那個『放蕩』的『摩登女郎』雖不見得聽見了我死了而墮淚，至少也得爲我歎聲氣；縱然她是在恨我，她也會悼惜我的，假如我死了的話。那已與人到了『百年之好』的少女，她底心仍然時常會想看我，倘若我死了，她自然也不免要悲哀。那位高中學生雖然還未會過面，她愛我却比他們都更深。她鼓勵着我，勸我，催促我赴法留學，她說，如果我不出國去，她永遠不和我見面。她還要我振作，她說如果我不振作，她要和我絕交。她現在在爲我織着一件絨線衣，預備在我去國時送給我。但我不知何日方能去國！自然假如我現在死了，她的悲痛當較任何人爲甚！那爲我而鬧着心扉的女郎，她待我也很好，她對我沒有一點虛偽，她知道我已結婚，也知道我心中底苦悶。我如果

死了，她一定會悲傷，這是不用說。最後說到那山中底少女，在明年此日，她會盼望着去年今日與她在深林中密談的朋友底重來，她偶然獨行於山徑，她能夠看出留在地上的她底朋友底無形的足跡；或者她獨坐於水邊，她也能夠從水面發現她底朋友底影子仍和她自己底影子在一起。山中看不到報紙的，如果有人告訴她說我死了，她將不復去水邊坐，也不復踏上山徑。

自然，以上所云的不過是我自己底幻想。說能保證我死後她們一定會流淚或歎息？不過，我自己這樣想，倘然有這許多美好的少女爲我流淚，爲我悲哀，我是不妨一死的。這死雖非「重於泰山」却也不能說是「輕於鴻毛」。可以算得是「死得其所」吧？所惜的是沒有死的希望，連一點病都沒有，我只好寂寞地生存着。我將像一顆小草在無人注意中生長，又在無人注意中死去。自然，我只有從容地待着「壽終正寢」的一天，那時我固然老了，她們也都老了——甚或有的先我而死了。我底死，會有意想不到寂寞與淒涼！也許十年後二十年後，我底作品會更受人歡迎，我會有更多的讀者，我會有更好的命運，我會有榮

譽，有黃金，然而，那時我已經老了！我沒有青春，也不再有什麼夢想，那時候，任何女郎都不願看我一眼。想着老來底寂寞，真想趁現在還未老就死去。說不定，我現在死了，我底作品便會大受讀者底歡迎；我會獲得更多的讀者；我會有更好的命運；我會得到更大的榮譽；雖然我不能得到黃金。但我能得到若干少女底眼淚，這是比黃金更寶貴的呀！

雖然我暫時是決不會死，而且是沒有一點病，然而我儘可效法那些「不死的死」的人；自己躲在一個什麼地方暫時不讓人知道，而請一位朋友放一個謠言出去說是我死了。或是說我失蹤了亦可以，不久，報紙上會作爲重要新聞刊載出來，於是大家會假仁假義地爲我歎息而言曰：「一個有希望的作家啊！這樣年輕輕的就死了！真可惜！」於是，我底作品會被書店登着「×××遺著……」的大廣告而風行一時。各地底報紙雜誌會有人寫文章來紀念我，詩人會做詩來輓我。而我自己仍可以讀到這種文章和輓詩，不是很有趣嗎？再過些時，我又可以在人叢出現，說是不會死，只在什麼地方玩了些時，於是，各地底報紙

第三卷 第三期 南華評論 九月三日出版

目錄

卷首語.....	柏生
時事述評	
張學良左右的留張運動.....	宗
援熱應取的戰略.....	石泉
胡適之論汪精衛.....	石泉
與張學良.....	石泉
民主政治與訓政.....	汪精衛
熱河事件發生後和戰問題.....	林柏生
國有鐵路的重要債務(續完).....	曾仲鳴
對於中國外交的幾點觀察和批評.....	湯良禮
個人獨裁可以統一中國麼?.....	萬民一
蘇俄對於經濟原動力的新利用(續完).....	萬樹蓀
關於做人的幾種主義.....	吳仲離

代售處 各地大書局 每星期出版六册 定價每册三分

南華評論社出版

社址 山東路D三二號 電話 九〇八六四

雜誌又會載着這滑稽的消息。而知道我底姓名的人就又要多上好些，連平素不看新文藝書只看報的人也會知道我底姓名。假使不怕難為情，真想這樣幹一下。

朋友們可以放心，我決不會詐稱死了來騙取你們中一些人底眼淚和歎息的。然而，我希望我有一個不很平凡的

死來收取你們底眼淚或歎息，這却是真的。但是我沒有一點病，我沒有在最短期間死去的希望，我就心着朋友中會有人先收取了我底眼淚或歎息去！

願朋友們珍重！

一九三二·六·十二 上海。

廬山避暑

孫福熙

一 有點支撐不住了

有點支撐不住了！

慚愧得很，我也居然說出這一句話來。然而，事實確是如此，不但生理上支撐不住，頭痛肚脹，坐不住立不住，而且心理上……有點支撐不住，整天的忙亂與流汗，有些什麼效力呢？回頭四顧，不但沒有什麼配角，連臺下的觀衆有沒有一人抬頭看我，着實是一個問題。如此空洞的心中。還能夠整天的流汗而孤獨的空立臺心的嗎？

我嚼緊牙根，拋下一切走了！

○ ○ ○ ○ ○

這一走真有道理。踏上長江船，我完全改變了，不知這是長風吹我清快，還不知我的心窩產生了新力，我的病完全痊愈，不管有沒有配角，不管有沒有觀衆，我願意流汗演唱，我願回去演唱！

○ ○ ○ ○ ○

不過，我完全明瞭，等我回去的時候，我的疾病又回到我身上了。而且，在事實上，立即回去，又要牽動許多事物，好像做了和尙想還俗的困難。

我終於是健康快樂而輕鬆的離開上海了。

健康了就想工作；快樂了就想更快樂；尤其是，身上覺得輕鬆的時候，愈是想負擔重壓的事物。這個於我無關了的一小貢獻，更是刻刻在我心頭，我這樣計劃，那樣計劃，想把「小貢獻」弄得美善一點。這真是怪脾氣，丟掉了離遠了，偏偏更加熱心了。

○ ○ ○ ○ ○

這也罷了，熱心是世界上決不嫌少的，我很可利用這個熱心。

反其道而行之，我現在來做投稿者，我能夠知道編輯者的歡喜與需要。「小貢獻」是不愛長篇的，因為長篇最

使人厭倦，而且「小貢獻」沒有登載長文的地位。「詩」是最不被歡迎，因為每天所收到的稿件，大半以至過大半，都是「呀，我的愛人呀！」的詩句。

我想來試試做一點讀者愛看的東西。

七月三十一。長江上。

二 乘長風發空論

你以為有一天外國人來治理中國，中國也與外國一樣的好了。我覺得未必。倘若他們完全以治理自己國土的樣子，來治理中國，自然是很好的；不過，他們所希望的只是得利，中國的弄好與否，與他們是毫無關係的。譬如這隻船，太古公司在中國內地行駛船隻，決不是爲了中國人的交通。

船裏面，一切設施，與在外國的船隻差不多，然而一切管轄情形，完全與外國不同，所謂來治理的外國人，卻一點都不管，只任其腐爛下去。

統帥是不必說了，在大家的心中，以爲統帥是窮人與下等人坐的，不在話下。在中國有一個普遍的觀念，人而

至於「窮」與「下等」，就不配開口說話，有人肯給他一點好處，這已是天恩厚重，不得再有什麼討論。至於官船客人，本來有兩人合住的房間，外面還有很大的——個餐室，有沙發與桌椅，客人們可以休息抽煙，可以看書寫信，像我的要寫文寄報館的，也可以在這客廳中寫文。

然而，這餐室中擺滿了行李與茶房販賣的貨物，這一次餐室中滿是西瓜，從上海販到漢口去的。每到一個碼頭，搬上來一批。到南京買百合，到蕪湖買豆腐乾，到九江買瓷器盤碗。這個生意當然很不錯，不過官船客人休息看書的客廳是消滅了。

裝運貨物還算小事，所有沙發都當作床位賣給額外的旅客，除售賣一張房艙票歸船公司以外，還要額外送給小帳，這是茶房的特別收入，所以很是歡迎。不但沙發上睡人，滿屋中橫直的擺設帆布行軍床，也是賣票收小帳。

這是很破壞船上的秩序的，然而，來治理中國的外國人，因爲可以多有收入，他們是不來追究的。

客人的房間中，床底下，是茶房的西瓜，門背後，是茶房的帆布床，共公廁所中，養了幾隻茶房的雞，張了口

子想喝一點水。

有一天外國人來治理中國，他們決不願問你們中國人，憑不想喝水。

八月一日船到安慶。

三 九江水邊聽唱

——心裏想着音樂與戲劇——

九江水邊，停泊許多划子，一隻船動時，水浪激動許多划子，一跳一跳的上下波動。風是太沒有了，男的女的，都仰臥在露天底下的船中，直視滿天密密的星斗，粒粒紅黃顏色的閃爍，是炎熱高到極點的徵象。

這個沈悶的長夜，比白天更是難以過去，夜是給人以休息的，但在炎熱中休息，比在炎熱中工作更是困苦。

胡琴響處，歌聲應和，這實在是消遣這炎夏的最好方法。

胡琴是很簡單的樂器，但他感動人的力量很深。在一個高談理論的人，一定以為胡琴的構造太簡單；而愛擺紳士架子的人，一定以為這卑俗的東西，連聽也不肯聽到耳

朵裏去。然而，住過民間的人，懂得這樂器感人的能力；尤其是聽慣這音樂的平民們，胡琴響起來，心就提起來，口中自然的加入唱和了。

一個壯年男子的聲調，唱了一大段，詞句雖未全懂，但開始說忠心保國大丈夫，以後說妻女琴瑟天倫之福，大意完全可以明白。於是女子答唱，這是女子的真喉音，並非男子喉音上做尖了口唇的假音。這一對男女對唱很久，都是用了很自由的音調，很尖利地攻入遠近人們的心中。我研究這音調感人的理由，第一是詞句的自由，完全出於口語，覺得自然萬分，而音韻也全是慣用的成語，毫無牽強拉扯之感。其次是歌與樂的自由。詞句像說語的瀉瀉下去，並不為樂音的多少所限，十個音的一句音樂，歌詞有十餘字或只有七八字，這自由中含有很大的意義。

我們自以為像的一個人的樣子了，然而，每逢身臨美景或者心有所懷的時候，口中想吐幾句吐露一下，卻一個字都榨不出來。京戲太不像東西，小調嫌俗，洋歌可惜唱不出。於是一口悶氣只是往肚子裏壓下去。

我們算是以寫文為職業的，可恨中國只有百分之五以

下的人翻譯字。算到愛看我的文章的人呢，不但一百裏面沒有一個，一千萬裏面能有一人否乎？

圖畫是什麼人都看得懂的了，可憐的我的圖畫，給人糊窗糊牆壁嫌太糊塗，丟在街上沒有人檢去擦屁股。這圖畫老實連自己也相信不過！

吃了三十年的世界上的白飯，既不種田又不織布，口頭上沒有一句為民為國，到了死時還要一副棺材石板。

我想跳出這文字與圖畫的職業，擊一把胡琴一枝短笛，唱給大家聽聽。

上海龐薰琴黃寶熙諸友，發起戲曲音樂的組織，這實在是是有意義最有效力的運動。

我實在羨慕九江水邊的弦歌者，他們歌唱到很快樂的時候，忽然聽到街上有一隊音樂經過，就高聲的呼喚：

「岸上的朋友，大家來合唱好不好？」

岸上的人答應了，樂聲向水邊走去。

我忍不住地向窗口去看：是一面胡琴，一個琵琶與竹枝，後面一位穿着白綢衫褲的青年女子，手中一盞提燈。

四 潯陽旅館

船到九江，有潯陽旅館的接客來招待，我問他有怎樣的房間，他回答我說：

「房間從四角錢起，到四塊錢的。四塊錢的房間有風琴有電影戲。再要好，還有十塊錢的。」

旅館房間而有風琴，已經使我覺得奇怪，電影戲從何有起呢？大概，十塊錢的房間應該更進一步，還有戲院與樂隊了。

到了潯陽旅館，頂好的房間便是四塊錢的，而且就是這一間，沒有第二間相像的，也沒有十塊錢的。風琴是有，所謂電影戲者是一架留聲機。

風琴與留聲機毫無用處，然而房間的陳設倒也不壞，鐵床上的布帳與草席還清潔，沙發板椅上都有雪白的布套。左右各四幅瓷屏，每幅用檀木嵌四塊瓷磚，瓷上畫工精細，山水尤妙。均本地景色，這裏是產瓷之地，纔能得此。

這種精美瓷屏，當然與留聲機風琴一樣，也是毫無用

處。我們所需要的是涼爽中的睡眠，而房間中卻是悶熱萬分。這不能怪旅館的房間不好，整個九江到處是一樣。

我們就捲起枕席，攤在窗外走廊中睡覺。

在這走廊中，我們聽到九江河邊的小調歌曲，因此忘記炎熱，因此漸漸的熟睡。

到了半山以上，雲霧圍繞，涼爽多了。所以，廬山避暑的意義，就是先看轎夫汗流濕衣褲，再看他們的衣褲由濕而乾燥。看過這兩套，廬山就到了。

八月四日到牯嶺。

五 脚先於頭上廬山

由牯嶺旅行社的招待，我們於大早坐汽車離九江。車行半小時，至蓮花洞，這是山麓了，汽車不能再上，換乘藤轎。

廬山高而聳，十八里路都是石級，坐在轎子中抬上去，脚比頭先，所以上廬山是脚先於頭。轎子四人合抬，沉重的客人再加兩人。我算不得是胖漢，然而看轎夫們的困苦，我心中的困苦難忍，有過於我自己步行的困苦。



革命文藝——民主文藝——文藝政策

梅子

春苔先生：

我這封信是看了南華文藝第十期何似君底信之後寫的

但這封信裏並沒有什麼具體的理論，或者根本談不到什麼理論，一個一個的字祇是我底一點意思，並且是在潛意識中的一些。

何似君在他底信中提出了「革命文藝」「民主文藝」「文藝政策」等等問題，因此，我在這封信中，也就依照這樣的次序說我底話。

什麼是「革命文藝」？

我們假使檢查一下過去的情形，所謂「革命文藝」，我們可以看出來，那是「精神上的無產階級」們包辦了去的東西，所以「革命文藝」，就等於「普羅文藝」(?)；換一句話說，就是，除掉「普羅文藝」(?)，就沒有了什麼「革命文藝」。——這裏，我應該自白，我是並不反對

「普羅文藝」的，假使那是產生於無產階級的園地中的花和果實，假使那是同情的「公訴」，假使那是有社會的和藝術的意義的化合物，假使那是並不是以單純的「文藝政策」為出發點的「政策」的臭味淹沒了「文藝」的顏色的東西，我祇有歌頌和歡喜！為什麼？因為中國雖然不需要無產階級來統治，却是需要他們來分治合作的；這就是說，他們確然是被壓迫者，他們確然是一個「人」，他們應該取得他們底社會的意味上的政治的意味上的人格，他們應該取得他們底適度的或者進一步而美化的營養物質，不過他們祇是陷在泥濘中的一部，並不是全部，那其他的一部，也是和他們一樣有權利要求享受「人」的生活的。但，所謂「普羅文藝」(?)的作者，雖然自己也明白（其實祇是自命而已）他們不過是「精神上的」Proletariat，却狹窄得不容許工人之外有人起來要求什麼和醒覺起來，或者是放鬆一點過的，為農人說過些話的，說的作用怎樣這裏

不說吧，但他們是不許小資產（？）階級起來的，在理論上，雖然事實上蘇俄和中農小農妥協着，而他們所寫作的對象和主角連他們自己總住往是這麼一件東西。醫生，他應該醫疥瘡，也應該醫癩病；爲什麼，「革命文藝」，爲了階級意識的限制，爲疥瘡醫，而不爲癩病醫？這是革命的作用嗎？這種階級性的作用是正確的嗎？——換一句話說，那樣的作品，是屬於「革命文藝」之領域的嗎？

那末，「民主文藝」又怎樣了呢？

南華文藝，既然做過廣告以「民主文藝」，沒有「民主文藝」作品發表出來，並且連「民主文藝」底定義都沒有揭示過，實在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但，這樣倒很好。爲什麼？因爲「革命文藝」是諸多條件複雜地構成的總體，「民主文藝」祇是牠底一部細胞；並且中國現在所要求的包含某種意義的民主革命的國民革命，而不是單純的民主革命，以「本黨同志」主辦或者接近的刊物而用一個比較狹窄的形容詞來限制牠底性質，我以爲，那是可以「已矣」的。假使，在一種交結的社會現象之中，封建的意味在那裏是比較濃厚點的，我們有首先從事於破壞這種

壓迫的墮落的勢力的必要，我們應該側重那一方面，那我們儘可以那樣實際地做去，而不必用這樣限制的形容詞的。

那末，「文藝政策」又怎樣了呢？

「文藝政策」這種政策，是一種主義或者運動底側面的宣傳，牠是輔助正面的宣傳的，牠底作用並不是要在煽動之下取得羣衆，牠底作用是要在描寫之下取得認識；但一般的運用「文藝政策」者，多數是要在情感的煽動之下取得擁護，並不是要在理智的描寫之下取得了解。但，「文藝政策」假使是單純的某種意義上的戰時的工具，而不是義務地神聖的事業，那末，這一種「文藝政策」是多少廉價的物品啊！

總之，我個人的意思，「革命文藝」是必須是羣衆地社會的，而不是單純地階級地社會的，是以某一點爲中心而多角形的，是事業的並不是手段的。

話是太抽象了！——要不抽象，那是需要一個冊子了

一九三二，六，二五。上海。

文藝茶話

第一卷 第二期 目次 此期主編：徐仲年

歐人對於中國青年學業上應負的責任	徐書珊
詩一首(寫版)	羅家倫
法國愛情書詩選譯	徐仲年
無題詩	曾仲鳴
月下夜談	華林
九江水邊聽唱	孫福熙
詞三首(寫版)	柳亞子
藝術漫譚	汪亞塵
德漢斯推吶司的沒落	陳抱一譯
風風沙沙	陳承蔭
送章鐵民赴粵序	周樂山
舊詩	余慕陶
失身之後	侯佩尹譯
愛的貽誤	入伍生
心的空虛	曾今可
華林和孫福熙先生	曙天
蘆花(續)	雪夜
公園靜影	亞凡
小屋雜記(續)	伊辛

插圖十幅有徐悲鴻方君璧陳抱一孫福熙諸氏之創作
 每冊實價一角二分；全年一元。發行處：上海環龍
 路花園別墅廿五號；代售處：上海福州路各書局。

南華文藝 第一卷 第十四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主編者 曾仲鳴

出版者 南華文藝社

總發行所 嚶嚶書屋

代理者 各省書各大書店

本 刊 價 目		
預定全年	廿四期	肆元
預定半年	十二期	貳元
零售	每期	貳角
國內郵費在內 國外每本另加一角五分		

本 刊 廣 告 價 目			
面 積	一 期	三 期	六 期
全 面	十二元	三十元	五十元
半 面	七元	十七元	三十元
四分之一	四元	十元	十七元
封內及底外均作特等地位照表五倍收費			三十元

白龍



越等香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